

第一輯

革命先烈集

何香海題

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初版

編印者 廣州先導社

史堅如烈士



史烈士堅如，諱文緯，原籍灤陽，先世徙居於粵，遂爲廣東番禺人。自少聰穎好學，擅詩能畫，貌狡好如女子，而性嚴鎮果毅，待人接物，真摯誠懇，藹然可親。年弱冠，卽浩然有復國之志。聞總理革命談，傾心無已，東渡留學日本時，卽加入興中會，旋受總

理命，偕日人宮崎至長江沿岸，聯絡哥老會，以壯聲援。總理以廣州第一次革命失敗後，密謀再舉，因命鄭士良入惠州舉義，而命史入廣州招集同志，以謀響應。史偕鄧蔭南入粵，以軍餉無着，謀賤售其家業充之，因庚子義和團影響，日久無所成，以故聯絡防營旗兵綠林之計劃，皆以絀於費而阻。時鄭已發難於惠，清吏傾師而東，史謀殲其魁

渠，以寬我師。適售產得三千金，遂租屋於撫署後之后樓房，與其兄古愚等，澈夜掘隧道，通入撫署，埋炸藥二百磅於隧道盡處，而以藥線爲引，轟炸僞兩廣總督德壽。默計德壽臥所，詎藏藥地不遠，炸藥爆發，決無倖免之理。乃工作竣後，藥爆炸，以炸藥不能盡發，僅毀撫署一部，德壽仍無恙。史疑不釋，數返原處偵視，遂卒被捕，遇害，乃民國紀元前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也。時年僅廿二歲耳，史有兄名古愚，有妹名憬然，皆盡力以助史。卒未獲償史之願，此誠史所難瞑目者。

秋瑾烈士



秋瑾烈士字璿卿，浙江紹興人也，

家世仕宦，故君生於閩，稍長讀書，通大義，嫻於辭令工詩文詞，著作甚美，又好劍俠傳，習騎馬，善飲酒，慕朱家郭解之爲人，明媚倜儻，儼然花木蘭秦良玉之倫也，旋客湖南湘潭，湘有富買王氏方爲子求婚，聞其賢聘之，因適王

氏爲王廷鈞婦，生男女各一，男曰沅德，女曰桂芬，而廷鈞納資爲郎，偕君入京師，因得識其夫同官廉泉妻桐城吳夫人芝瑛，文采昭耀，盛極一時，見者咸驚以爲珊瑚玉樹之齊輝而並美也，時天下喪亂，內外交闕，而中朝政客，日益窳敗，士習民風，奢侈踰度，競爲靡靡，幾忘國勢之日落，而深仇大恥之亟宜報也，因日夜忽忽不樂，至甲辰夏遽

脫所御章服及裳珮之屬，悉贈諸芝瑛而東赴日本留學焉，會孫中山方創同盟會於江戶，以君抱負弘遠，首邀之入會，自是更字竟雄，號「鑑湖女俠」，日以物色人材爲職志，江浙志士之與君相識者，咸因君介紹入同盟會，而同盟會乃大張，間又與諸女士重興共愛會，而已爲之長，隆譽日起，留東學子，慕君者衆，每大會集，輒邀君與俱，君亦負奇磊落，往會必摳衣登壇，多所陳說，其詞淋漓悲壯，蕩人心魄，與聞之者，鮮不感動，愧赧而繼之以泣也。○當是時，留東學生日益多，其議論咸慷慨激烈，以革命爲歸，清廷患之，陰囑日本禁止之，於是日校乃訂取締留學規則事聞，學子大噪，君尤憤甚，率同志歸國，得識石門夫人自華，留主潯溪女學，許異姓骨肉焉，是夏之浙東，陰求死士，得呂東昇諸人，還至南潯，定計將往爪哇，會病未果，因留上海，居虹口厚德里，爲同盟會員往來通問地，嘗視陳墨峰同造炸彈，忽藥性爆裂，聲震屋瓦，君與墨峰皆被創甚，里巷驚駭，幾爲警兵所逮，以無左證得免，遂發刊中國女報，識若遑焉，明年丁未歸紹興，主明道女學及大通體育會，體育會者，徐錫麟之所創，而君爲之主持者也，時徐方在皖，圖大舉，故君亦往來吳越間，以爲之備，因日部署其衆，得數千人，悉編定

之爲八軍，曰光復漢族，大振國權，統名之曰光復軍，每軍置大將，副將，行軍，正副參謀以迄中左中軍，中左右佐尉各職咸設置之如制，又爲軍服，自大將以至佐尉，均黑色，對襟短袖白衣布包頭，並加胸帶，（如西洋懸掛寶星之斜胸帶）以色爲等差，黃者居首，白次之，紅又次之，淺藍又次之，兵士則於白月中大書其隸之官字以爲別（例如光字軍，兵士書光字是也）肩章於白月中書中左右等字，及號數以爲別，旗幟尙白，中標漢字黑色，順旗，則書復漢，黃地黑字，並文書勒令鈐記之屬，咸規定之，無所遺別，鎔金爲約指二十八枚，鑄詩其上曰，黃河源溯浙江潮，衛我中華漢族豪，莫使滿胡留片甲，軒轅華胄是天驕，頌諸魁傑，以爲口號，於是以徐錫麟爲光復軍首領，若爲協領，而張恭等爲分統云，五月練成，乃招選得壯士三十二人，編定之爲敢死隊，以周華昌俞煒葉頌清率之，赴杭州，華昌又別招部下二百人，駐江干，伺動靜爲內應，而皖事遽敗，金華一軍，亦稍洩漏，君心雖痛甚，然業已無如之何，迺益示鎮定，遣衆他去，而已獨居大通學校俟之，自謂婦人無他慮也，郡人有胡道南者，夙與君忤，至是竟輸其情於紹興知府貴福，貴福者虜人也，聞之是夜渡江至杭，白巡撫張曾敷，曾敷以詢湯

壽潛張美翊，曰信，遂遣兵往捕之，君因不免，踰日殺之古喻亭口，時六月六日黎明也，有見之者，謂初終無所供，惟於刑廷書秋雨秋風愁煞人句而已，悲夫。

陳去病曰，自徐君殉皖之耗聞，余卽爲歌詩弔之，及君耗迭至，余又欲爲追悼，以他人所阻而止，明春戊申適越過杭州，會徐夫人，方爲君營墓湖上，余因建議創建秋社，一時與會諸子，咸贊同焉，及詣越過軒亭，始爲文申弔，見聞之者多驚駭，相屬以爲悖熱，余用是知君之屈殺，益信而有徵也。不知漢胡深仇繫匪旦夕，百年圖報，已覺其恕，而瑾生會稽，聆猿劍之風勵薪胆之志，其於革命，不亦宜乎，顧瑾卒死者，非以其鋒芒有未斂歟，然而瑾且傳矣，則夫人之欲爲善者，亦奚事而不自壯也哉。

秋瑾訊時，人知其止書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七字，死後清吏發表一供詞，所有事實似非局外人所能僞造者，附錄於左。

秋競山陰縣人也，年二十九歲，父母都故，丈夫王廷鈞，向與婦人不睦，婦人於光緒念九年間，與丈夫離別出洋，往日本遊歷，會過徐錫麟趙洪富，因此熟識，後來婦人遊歷，回華在上海開設女報館，始於上年十二月間，回到紹興，由素識的蔡姓，邀婦人

進大通學堂，充當附設體育會教員，與竺紹康王金發都是素識，時常到堂，趙洪富前充體育會賬房，已於五月念四日走去，程毅到堂，已有月餘也，與婦人認識的，六月初四日，聞有營兵前來搜捕婦人，當即携取手鎗，并外國皮包，就想逃走，不料兵勇已到，不及逃避，堂內開鎗，兵勇們也開鎗，就把婦人連槍拿獲，論說稿數紙，日記手摺一個，程毅們也被拿獲，解送到案的今蒙督訊手鎗是婦人的，論稿是婦人的，做的日記手摺是婦人的，婦人已經認了，稿底革命黨的事，就不必多問了，皮包是臨拿時丟棄在堂，至趙洪富竺紹康王金發們現逃何處不知道。（陳去病）

徐錫麟烈士



自丙午以後，清廷昇端方鎮江南，方遣馬販米占元優人夏月恆刺探黨人陰事，捕縛入獄踵相接，米夏固端狎客也，故革命黨人愈憤，丁未五月廿八日遂有會稽徐錫麟槍斃皖撫恩銘事，警耗遙達北庭，駭驚，而徐卒以救援梗絕力竭而死，嗚呼，烈哉，謹按君諱錫麟，字

伯蓀，會稽東浦人也，少讀書，通大義，然恆失愛於其父，乃益自刻厲，應試輒冠其曹，耦郡邑吏，欽其才，以收君門下爲榮，君研精數學，善製器具，曾手構星球儀，見者歎爲莫及，後以諸生中副榜，旣復悔之，乃集資設書肆，假以物色豪傑，繼乃從事教育，尤熱心桑梓公益，創辦之始，邑人嘖有煩言，繼乃欽其識，紹興中學校，亦延君任教

授，曾乘間至日本，觀博覽會，歸益有志於經世，繼念宗邦削弱，原於祖國之陸沉，邑人某某旅於上海，結合某暗殺團，君緣某君之介紹於滬入會，歸乃運動紹屬會黨，盡交其會豪，傍及金華府，由是草澤間，往往知君名，繼念浙省會黨，知識淺闇，莫若稍事教練以兵法相勸，乃與某某君謀創設大通師範學校於紹興，以普通科學外，尤重體操，六閱月而課畢，由是綠林之豪，麇集其間而勢力亦益盛，然爲官吏者莫知也，繼念非握兵柄，不足舉大計，乃同某君等，共假金某氏，得數萬金，以捐納得道員，又得俞廉三爲之助，僞設奇策，以干張之洞，袁世凱，欲假官方東游，投身陸軍學校，俟畢業以後，返握重兵，乃束裝再渡日本，適日本振武學校，以君體質素孱，禁其肄業，然君固嫻習武事者，雙目雖短視，顧精於鎗術，所發罔不中，皖事之成，卽肇端於此，君旣反國，乃取某氏所貸餘金，運動滿州政府，盡罄其資，昔與君同事者，爭怨之，顧莫能測君所爲，然君竟因是得安徽候補道，君之涖皖也，亦賴俞廉三之助，並得清慶王及杭州將軍長某荐函，慶長均皖撫恩銘戚也，君得其函持謁恩銘，恩銘大器之，立命會辦警察學堂事務，於是君遂得發揮其意見，蒞校後，鼓勵諸生，殫竭勞動：每赤日中，戎裝佩

劍，躬自督練，儀觀偉然，皖曾以爲能，立奏請加二品銜，而不知君報國熱忱，日益猷薄，固將食其肉而寢其皮也，端方旣仇殺黨人，皖曾心動，亦下令戒嚴，君聞之，竊獨悲憤，謂禍根不除，終且滋蔓，則神州黃胤，寧有重見天日之期耶，乃密約海內外同志迅速赴皖，共圖舉事，期五月廿八日會警察生將畢業，君乃徧邀皖中官吏，蒞堂觀禮，亦期五月廿八日，而恩曾欲速，君對以未集，恩曾乃召其校執事顧松問之，松唯唯從命，遂改五月廿六日舉行畢業禮，君慮堅持，則謀將洩，而從之則後援未至，顧業已無可如何，不如先發以待天命，遂從之，期近，君日召諸生討厲綦切，繼之涕泣，諸生咸爲動容，又密與其同志陳伯平馬宗漢嚴爲戒備，二君皆諾之，至日恩曾以下，咸戾止，君始終慮謀洩，坐旣定，君諭教員某君下鍵，某君承命遠遁，嗣命顧松下鍵，顧松固知情，至是忽不從，君大憤恨，立擊殺之，遂還擊恩曾於堂，鎗連發皆中之，並傷及其左右，獨藩學臬以下官吏皆紛紛奪門逾垣遁，恩曾尙未死，其左右急牽之去，君復擊之，洞中腹及巡撫署而死，臨死猶謂人曰，徐道擊我，「徐道擊我」故其下遂發兵擊君，君知事敗，急率衆據軍械局放槍，子彈竭，發砲，絕機砲，遂被圍，陳伯平死之或曰斃於君手

，君復走，爲追者所及，卒就擒，至按察使署，官吏咸臨，訊問君，侃侃不諱，詞氣甚正，遂殺之，剖其心，以祭恩會云。

南史氏曰，長江流域，自林文祥以私憾刺江南總督馬新貽之死，迄今之數十年，俠風慘澹，亦幾幾不聞有荆聶之儔矣，至甲辰之冬，申春市上，乃始有萬福華鎗擊王之春之事，固皎然皖北之民也，然事不成而敗，聞者惜之，顧殺機一開，刺客踵起，至踰年春日，爰有王漢刺鐵良不成而自殺之事，風潮所播，警鐘不鳴，舞台推倒，（時警鐘報以登王漢事被錮，而予所著大舞台雜誌，亦受詰問銷毀）蓋亦烈矣，而吳樾一介書生，因之感激，（見其自序）逕懷炸彈，以入北京，力投汽車，期盡殲其渠，志氣勇甚，乃天禍中國，滿會無恙，而終殞厥身，悲呼，傷哉，兩歲以來，胡塵蔽日，天地不明，漢朝男子，終若甘心降服矣，迺端會返國以來，我江南不務安集，而日爲酷虐，天呼天呼，固有人焉，思剗刃於腹其矣，而徐君乃毅然突起其間，先掠小醜而殲之，雖曰傷勇輕生，殺之不武，而其效已著，夙願畢償，要可含笑入地，傲文祥而慚福華，慰王漢而憫吳樾，軒然悚其魂爲厲鬼，以梟擊胡虜之魂，降其靈爲天神，以昭告漢族之民，陰佑默相

俾我生者，盡集巨欸而藏之，重扶漢室，歸於中州，永奠河山，長錫日月，則徐君之賜我多矣，故傳其略，以勗吾黨。（南史氏）

陸皓東烈士



烈士陸公，中桂其名，皓東則其別

號，吾黨之健將也。公世籍廣東中山翠

微村，與總理爲同鄉。嘗經商於滬，

後自滬旋港，始與總理稔，時總理

肄業於港雅麗士醫院，每於課餘，輒致

力於革命之鼓吹，與之交遊者，懼禍之

及已也，悉畏避之。獨公與楊少白，楊

鶴齡，尤少純三人，極力附和之耳。公生平，性沉勇，多才藝，尤豐於愛國思想，目擊

當時外侮之日亟也，常思所以禦侮之道，及聆總理欲攘外必先靖內之論，始如夢初覺

，決志先倒滿清，以謀根本解決。又公於興中會時，常以黨旗之形式建議，今吾黨所用

之青天白日旗，即公所設計而經總理所核定者也。公隨總理從事革命工作，每有所

命，輒奮勇當先，迄未後人，居常以無機會發動爲憾。○會甲午中日之戰，清兵敗績，高麗，旅，威相繼陷，清廷腐敗之狀益露，國勢岌危，人心憤激！總理以時機已至，乃

自檀島歸國，謀據廣州以爲根據，於港設乾亨行爲幹部，而於廣州設農學會爲機關，當時計劃發動東西兩江之義軍分兩路襲廣州，公躍起曰：男兒報國，此其時矣！乃與鄭公士良冒險入廣州，主持廣州之農學會機關。○公以屆期須分頭招待義軍，以期呼應靈敏，乃分設機關於雙門底王家祠，東門外鹹魚欄張公館及河南等處。○並定九月九日發難。○詎事爲奸徒朱祺所洩，遂於事前被李賊家焯捕於王家祠機關，提訊時，公侃侃而談，直認從事於革命不諱，雖疊受非刑，矢不供出同黨，并以大義斥滿吏之覩顏事仇，滔滔不絕。○末謂今日非廢滅滿清，決不足以光復漢族，非誅盡漢奸，又不足以廢滅滿清，故欲手刃一二狗官，以喚醒黃魂，今事雖不成，此心甚慰，請速行刑，但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，不可盡殺也云云。○旋於九月廿四日與朱烈士貫全等同遇害，時年僅廿九歲。○嗚呼，如公者誠壯烈矣！公爲吾黨第一次舉義失敗而犧牲之第一人，總理特哀之慟，故於公殉難後之十年，於北京開第一會時，定秘密口號之第三項問「貴友爲誰」答「陸皓東，史

堅如，「亦可見公受總理推重，刻刻不忘之一斑也。

吳樾烈士



吳烈士名樾，安徽桐城縣人，兄弟凡五，烈士居四，貌如婦人女子，性極和平，幼年常喜聚村童多人以牛爲馬，或泛木屄於塘中，作水陸戰戲，每次必聞嚇哭聲，分勝負而後已。○生此劇烈競爭時代，吳烈士幼年之兒戲，既若別有深心，烈士讀書甚聰明，好爲古文詩歌，

尤好讀歷史，當專制政府科舉取士之時，獨不習八股文，不應考試，當時人多謂烈士少年之思想，已別有所在，當戊戌康梁政變失敗，人多爲梁歎息，烈士聞之，特具酒肴招戚友痛飲，常人莫明也。○而不知在憲政尙未萌芽之時，烈士則早已抱共和思想，此爲烈士幼年迄成年在鄉里時之事跡也，二十歲後，到上海，初欲入廣方言館，因不喜其學科偏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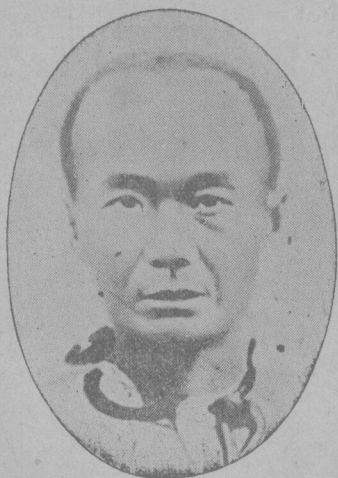
外國語，乃來北方，由其族人吳摯甫先生介紹入保定高等學堂，刻意求學，間有疾病，亦不告假，課餘之暇，與同學同志在保定創辦上下江公學，自任義務教授，又創辦直隸白話報，自任義務主筆，烈士之熱心公益如此者。烈士不苟言笑，擇交最慎，非相知以心，往往終日相對無一語，與湖南陳天華江蘇趙伯先兩烈士最相善，聞鄒容烈士在上海獄中遇害，密寄書章太炎君戒其慎防，其實烈士與章太炎君初不相識，此書曾載民報，以上爲烈士離家以後之事畧也。○烈士在保定高等學堂四年，將行畢業考試，因應考畢業，必得獎勵，乃逃考往東三省，時年二十有八，適前清政府攷察政治五大臣之命下，遂來北京住桐城館，同居者以爲烈士來入分科大學，殊不知其爲我四萬萬同胞有所謀而來也。○烈士先欲溷入前清宮禁，行破壞手段，不得機會。○及考察政治五大臣起程前一夕，自置酒饌與同住友人飲，云明日將往天津，再聚未知何日，特與諸君話別，惟我今不能多飲，夜間尙須作家書，孰知其所飲之酒，爲永訣酒，所作之書，爲絕命書乎？翌日爲其年八月二十六日，五大臣將乘車南下，車站擁衛極嚴，烈士衣學堂操衣，懷炸彈而往，屢不得入，遂往購前清無頂官帽及布靴，改裝前清奴隸的狀態，操衣則包而提之，溷入

車站，登五大臣所乘之花車。孰知專制殘喘尙有數年，猛然一聲，烈士所懷之炸彈誤觸而身死，腸腹崩裂，手足皆斷，流血滿地，極生人最苦最悲最慘之現狀，烈士一身受之。

○烈士爲我四萬萬同胞破壞專制而死，我同胞之對於烈士曷可一日去懷哉？現所陳列破帽破靴，卽烈士昔時假裝奴隸之奴隸，欲誅殺專制政府中大奴隸，救出我四萬萬同胞，永久不作奴隸之遺留品也，烈士殉義後，面自血污，模糊難辨，人不知所死者爲誰，更不知死者是何宗旨。蓋烈士事前極秘密，人亦無從而知，嗣由醫生以藥水細洗其尸首，露出烈士本來面目，扶持攝影，警廳使人持而遍訪其姓氏，當時在專制積威之下，無有敢言烈士姓名者。而烈士之名，終不能埋沒，一日桐城館前小女兒，見警卒所示像片，指而識之曰，此非吳老爺乎？而破壞數千年專制政體，最先發難大烈士吳樾之名，遂聞於天下，以上爲烈士殉義前後之大畧情形也。○至烈士昔年黨會之組織，及炸彈所由來，另有報告，茲且從略。○烈士尙有更名之歷史，烈士之名，本爲無木傍之越，因友爲納監，乃棄前名加木傍爲樾，在烈士意思，無木傍之吳越爲專制政府之小奴隸，有木傍之吳，爲有共和思想之自由民。○但破壞專制政體，前後諸烈士辦法，各有不同，如徐錫麟

烈士，吳祿貞烈士，皆瀕立專制政府之中，以求達其目的，吳烈士欲在專制政府之外，行破壞手段。○雖歷史不同，方法不同，而宗旨皆同，目的皆同。○同者何？同欲造成今日之中華國民也。○（姚憾）

溫生才烈士



溫烈士生才，字練生，廣東嘉應州

人，六歲失所怙。家貧常爲小販資母，

然性穎好學，十齡時見鄰兒均讀書，因

亦以讀書爲請。母憐其志，托戚携至鎮

平縣天主教堂，肄業數年，智識益增。

二十四歲，赴南洋各埠，訪其兄，不遇

。仍歸里省母。後又經省赴南洋，三十

一歲投台北機器廠習工藝，三十四歲復赴南洋霹靂高啡山就工，時高啡山有同盟會黨員

，辦書報社以鼓吹革命，溫因閱報讀揚州十日屠城記，輒拍案怪叫，憤亡國滅種之慘痛

，此時種族革命思想，始勃然發生，及聞孫總理中山先生以三民主義號召革命，亟思一

見，見後卽以身許黨。民國紀元前一年，黃興趙聲等奉孫總理命在廣東謀大舉，溫聞之

，急趕由南洋返粵參加。會有堂弟某充新軍排長，遂因之以運動軍隊。嗣知僞水師提督李準，擁重兵極險狠，吾黨屢次舉義，多慘受其打擊，謀先去此大慙。乃乘三月初十，李前往燕塘觀演放飛機之際，獨懷手槍要李於東門外諮議局前之茶館。日將暮，見有呵道而來者，護從甚盛，意爲李準。伺轎至，出其不意，突躍入護隊叢中，直趨轎內猛擊，前後護隊驚散，轎夫亦卸肩落荒逃。旋溫亦爲隊警所捕，被捕後始知所擊斃者非李，而屬僞將軍孚琦。刑訊時侃侃談主義，斥諸吏不少餒。問曰：「何故暗殺？」曰「明殺」。問「何故明殺？」曰「滿清無道，日召外侮，皆若輩爲厲之階耳。死一孚琦，固無濟於事，但借此以爲天下先。此舉純爲救種，既非與孚琦有私仇，更非有人主使。」滿吏等爲之嘿然。十七日遂被害于諮議局前擊孚琦處。年四十有二。

贊曰，當溫之擊孚琦于諮議局前也，余與古應芬適在諮議局，初聞槍聲而奇，倏而局警走告曰，「將軍爲人暗擊，斃於局前，」余等疾出視。及議場，迎面一少年奔跪而前曰，「我是將軍子，我父被擊，乞救命」，及門則見一轎委於道中，近視之，內有一人，直臥而死，足外伸，隨員軍隊見余等至，始漸集。十七日生才就義，余臨觀，見身首異處，

碧血瑩然，欽哀欲絕，卽揭其事於可報，記其末曰，「記者遊東門，見各新軍過者，無不聚觀，觀畢大有憑弔歎獻之慨，甚至有流涕者，記者佇立而觀，見此情形，亦爲之惻然」清警廳卒摘此語以封可報，回首當年，歷歷如在，生才爲主義而犧牲之精神，卽百世後，聞者猶見其凜凜如生也○（鄒魯）

陳敬岳烈士



陳烈士敬岳，字接祥，廣東嘉應州人也，幼求學，不事章句，尤鄙科舉業，嘗以「在止於至善」請益於師，師爲所窘。事親孝，妻喪，躬親井臼以承歡，夜仍讀書不倦，嘗操作田間，以書卷相隨，人至比之朱買臣，旣而歎曰，「丈夫志在四方，安能株守一隅，侷促如轅下駒耶」。年三十七歲，遂作海外遊，遍歷南洋各島，設帳授徒，日以救國爲諸生訓。嘗曰「漢賊不除，滿清不覆，滿清不覆，中國不強」，一時認爲良言。嗣入同盟會，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，黨人舉義廣州，攻清兩廣總督署失敗，清水師提督李準，爲害最烈，陳發愿殺之，以除革命障礙，籌資返國，其子同在南洋，亦不告而去，時陳炯

明正組織暗殺機關，見陳大喜，與籌一切，初以李準嘗至韜美醫院，詢問其參議吳錫永傷勢，乃僞病入韜美醫院以伺，詎吳錫永傷愈，而李準不再至。及李準赴順德清鄉，則僞爲乞丐沿途乞食圖之，追蹤十餘日，志不得達。後回粵，偵知李準常自水師公所至行署，因決於路上炸之，助之者有馬育航施正甫李少華等，時林冠慈亦謀炸李準，知之，遂通力合作，城以外敬岳任之，城以內冠慈任之，閏六月十九日午後，偵得李準由水師公所進城，陳持呂宋烟箱所儲之炸彈而出，李準乘轎已過，追之至大南門，冠慈已於雙門底怡興衣店擲彈傷李矣，原約一方炸發，他方即退，以爲另圖，陳趁人紛亂而行，至育賢坊，岡警因其剪髮西裝，手持呂宋烟箱甚重，向前盤詰，正欲將箱擲之，巡警紛至，爲所捕焉，疊訊皆直認不諱，並述其圖李經過，神色自若，訊後監於獄，直至九月十七爲清史李世桂殺害，距廣州光復特二日耳，傷哉。

贊曰，敬岳氣宇軒爽，溫文而內沉實，曾與陳振權女同志，在香港鴨蛋街助其裝炸藥，雖非易水送行，已感壯士一去不復還之痛，卒成仁就義，締造民國。其子仲虞肄業廣東大學，去歲出其家錄請編傳，余以後死之責不能辭也，乃執筆記此，亦使後世有所

景仰焉。(鄒魯)



林氏志歷

林氏志歷

林冠慈烈士



林烈士冠慈廣東順德人也，少業農，一日在田間，見催科吏凌迫鄉民，憤甚，欲殺之，私購一利刃，以伺其再至，嗣聞人談俄國虛無黨，用炸彈殲達官事，羨之，思得其法，以爲凡西人均諳也基督教牧師往鄉間傳道者，以笑面向人，意爲虛黨之善人，遂委曲受洗入基

督教，越日以製炸彈法爲請，大遭呵斥，去之，後知中國有孫總理中山先生所創之革命黨，隻身走香港求之，見有賣藥演說者，激昂慷慨，以爲黨人，向之求納，言藥者懼賈禍，大窘辱之，自是不敢逢人輒問，然茫茫大地，何處得覓黨人，每於茶樓路角，見有言動奇異者，卽留心密察，卒得朱述唐高劍父介紹入劉思復在香港摩士圭路所組之暗

殺團，警之曰「視察六個月，實心，任事，方授職責及製彈法，」因而一言一動，必請後始行，時爲民國紀元前一年春初，及三月二十九日攻清兩廣督署之役失敗，黨人咸欲手刃僞總督張鳴岐僞水師提督李準以爲快，對於很而狡之李準尤不欲其漏網，林至是不可忍，踴躍自薦，時暗殺團開會掣簽，定實行補助兩責，林與劉思復，程克陳自覺，掣得實行，朱述堂，謝英伯，李熙斌，掣得補助，乃定林入廣州，圖李準張鳴岐，朱述唐爲補助，朱述唐先至廣州，與李熙斌高劍父梁綺神，預佈一切，及妥，林飾西人廚工，攜網籃，藏食事，趁輪而行，炸彈則藏於麵包挖洞中，抵岸，先至沙面，折至河南，述唐等則日偵張李行蹤，一日得張鳴岐出城訊，携炸彈伺於油欄門某茶居，當張鳴岐經過，適坊人奉神出遊，觀衆塞途，以不忍多傷無辜而止，此後得報而往，或已去，或不實，牢騷萬狀，當出發，必囑購酒以待，一出無所遇，氣將鬱死，非大碗酒澆之，不能愈也，「同時陳敬岳亦謀炸李，主其事者陳炯明，偵察者施正父，正父已知林等謀，遂合力通作，城以內林任之，城以外敬岳任之，黨人潘賦西，則自以炸彈伺於衙邊街，互約一方炸發，卽雙方均退，閏六月十九日午後，李準由水師公所進城，敬岳聞訊出，李準已

過，追之，比至大南門，林已伺於雙門底怡興製衣店，僞爲製衣，一時衛兵蜂擁李準乘輿阿道而至，林擲彈擊之，李準傷腰，林中彈死，敬岳被捕，賦西聞聲，知有一方得手，置彈僻處而退，林屍體雜李準之衛隊中，當時竟無知其爲炸李之人也。

贊曰，冠慈因催科吏之惡，憤欲除之，由此一念，展轉至於爲國除蠹，奪漢奸之魄，而樹民國之基，其情至篤，其事至烈，而終底於成，殆所謂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者此耶！

（鄒魯）

鍾明光烈士



鍾烈士明光，字達權，廣東興寧人也。少孤，家貧，因受遺訓，仍竭資求學，喜讀英雄傳，每遇荆卿岳政事，輒掩卷歎息。性孝，值粵荒，家益窘，乃棄學就商，謀甘旨以娛親，跋涉贛閩湘數千里，不以爲苦。嗣赴南洋，痛內憂外患，互相迫逼，國將不國，乃投身革命黨，廣結納以策國是，冀中國不爲波蘭高麗之續，辛亥和議告成，君扼腕曰，「革命不澈底，大錯鑄成矣，」民國二年，討袁軍興，隻身返國，抵香港，而義師已覆。乃潛回家，恣情山水，寄意吟詠，其重九登神光山句云，「大局重爲和議誤，中原多難此登臨，」其懷抱可想見矣。時袁世凱通令各省弋黨人，勢將羅及，乃重渡南洋，袁氏窮索黨人

有日，意黨人之殺逐，淨盡於國內，帝慾可達也。○益以歐戰爆發，歐洲各國，自顧不暇，乃與日本訂二十一條賣國條款，以爲帝制交換品，舉國反對，風起雲湧，龍濟光爲粵將軍，竟反電袁氏，請提燈慶祝。○時君已返粵謀倒袁，聞之，益痛不欲生，曰：「非先殺龍賊，無以示儆。」以困於資，進行阻礙，乃因李佐漢羅剗湖李雅陶，介紹於丘漢苗，入暗殺團，以撲龍濟光爲己任。○時龍在粵肆虐，知黨人欲得而甘心，因深居簡出，伺之累月，未得當，乃喬裝小販，日肩生菓僞販於各要衙署，暗藏罐形之炸彈，冀伺龍，不得，或得其兄廣惠鎮守使龍覲光也，又匝月矣，適粵省遭水火大災，龍意黨人或懈於窺伺，因赴龍覲光宅，道經積厚坊，君從容擲炸彈擊之，傷龍左足，衛隊死者十七人，傷者無數，君被捕，時民國四年七月十七日也。○次日龍吏賀文彪以凌遲處死預告之，笑曰：「果爾則龍賊或不免，吾無憾矣。」十八日行刑，先以火油灌其體，焚之，氣將絕，方行凌遲刑，復剖腹而裂其屍，慘哉。○君進暗殺團後，作自輓詩，五古一，七絕二，七律二，於五月二十八日繕絕筆書致南洋壩羅國民黨支部，羔杯山廣益學堂，暗邦學堂，六月十九日繕絕筆書致丘漢苗，二十繕絕遺囑，二十二繕絕筆書致振民女同志，及繕絕筆

書遺姪烈發，從容就義，於茲可見，其致身爲國之誠，與孝友慈祥之性，躍躍紙上，尤足令人讀之而興起。君就義時，年三十有五，母七十一歲，妻陳氏，子一，女一，均幼，故遺書尤再三致託也。

論曰，天下惟至性人，能具大勇，觀明光遺書，純孝出於天性，特以不忍亡國之痛，擴其孝念，以除國賊，俾國民免奴隸牛馬之辱，抱至仁之心，行大勇之事，百折不回，一以從容出之，吁，可風已。（鄒魯）

羅坤烈士



羅烈士坤，南海人，幼讀書識大義，嘗遊學日本，回國經香港，遇孫中山先生，信其主義，爲黨員，每聞胡君漢民議論，輒心折，以故對於革命，力任奮鬥，數往來於廣州香港之間，所辦之事獨多，黨中人咸推重之，辛亥三月廿九日起義時，由仙湖街携彈挾槍，偕攻督署，奮勇爭先，卒以衆寡不侔，勢孤被捕，就義之年，二十有八。

龐雄烈士



吳川地濱海，海水衝擊，波濤澎湃

，昕夕聲震入耳。人民處其地，咸有海國之觀，而活潑沈摯冒險之性質爲尤富，龐雄烈士其著者也。○雄姓龐氏，字甦漢，吳川之上蒙人，家頗寒，其父璧如先生，恆以課士爲業。先生篤於學，知華夷之辨，每指之以訓示諸生，雄稟承父訓

，益卓犖有大志，卒以一死報國家。先生有子矣。○雄少年時，卽負奇氣，落落不羣，膽尤壯，遇事輒勇於直前，一時罕其匹，而貌則溫文爾雅，恂恂然有儒者氣象，不肖其爲人。○能讀父書，惟祇舉大義，尤關心於一代盛衰興亡之迹。每讀史至夷狄人主中原，卽怒髮上豎，拍案大叫，氣怦怦而不可遏，不知者，以爲病狂，而不知其愛國之心，根於天

性也。○書法尤精到，寫小楷，秀妙入神，然生平最憎趙孟頫，以其以有宋華族，低首胡元，是別有肺腸者，其書法雖傾倒一時，不足學也。○年稍長，衡覽中國事，益潸然涕下，恆欲以一身爲國用，苦無術，偶談於鄉縉紳先生，莫不目瞠舌捲，神喪色沮，急掩其口，而群詈之曰：駉兒子，胡敢作此大逆不道，想滅吾族矣。○用是益悵悵無所之，有時兀坐斗室，怒目睜視，口翕張欲動。○扣之無則聲，終日不言，不笑，不寢，亦不食。○有時撫斗酒，登峻嶺，箕踞坐，解衣痛飲，大醉，倒於地，醒後大哭。○適前僞督募召新軍，令至，高州衆人，猶未敢前，雄振臂起曰，此吾投筆時也。○有親友等以爲苦，欲阻之。○雄曰：不有今日苦，何以有後日樂，不有吾苦，何以有天下樂，吾輩死且不畏，奚區區之苦耶。○卒應召，隸炮兵入伍後，听夕操練，不辭勞瘁，思有以養成偉大之體格。○密察軍中情形，知新軍可用，乃於暇日，密動以華夷大義，及中國君主專制屠戮人民之慘，口講指畫，繼以泣，衆爲動，咸相結約，相機而行，指天日以誓。○己酉冬，倪映典欲起事於廣州。○雄喜甚，立趨倪與之盟，且商進行之策，次年春正月，新軍力未固，爲袁樹勛李準所擊退，遂潰敗，倪死亂軍中，雄僅以身免，乃赴香港，渡日本，歷經南洋

各島，與諸黨人聯絡聲氣，而籌第二次之進行。時同舉事者，因事已敗，多有散者，各黨人爲籌舟車費，使歸鄉里，雄獨不肯，泫然泣曰：國之不存，家於何有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也，卒不行。以善書故，仍爲同黨司編繕書報文稿之事。秋七月，知新軍力復厚，恐外無應者，乃遣歸高州，以聯絡高廉雷瓊各府之同志，以壯其聲援。時政界疑之日甚，乃擬由梅棗，設一藥房，爲西部之機關，蓋以梅棗爲高州各縣之中樞，而士庶複雜之場也。旋因集資匪易，卒不果。十一月，復渡東洋，翌年返省垣，而有三月二十九之事。時趙聲黃興率黨人入省垣，定期大舉，然部下多別省人，不解粵語，恐言語不通，彼此捍格，乃此雄爲舌人，兼主管一切往來文件。時事已洩，政府捕甚急，進不能，退亦不得。二十九夕，黃興遂率衆攻偽督署，聲動天地，黨人無不以一當百，雄寓於旅舍，職司文牘，可不必與攻戰之事，然聞事起，心躍然動，興勃發，不可自止，急拔槍趨隨黨人後，直進督署搜張鳴岐不得乃出。雄與諸黨人轉戰達旦，且戰且走，目擊黨人死傷過半，尸首相枕藉，流血凝於地，作赤色，誓不獨生。四月初一日，遂束手就縛。縛時，怛然無張皇色，沿途談笑自若；恂恂然仍不失其往日儒者之氣象。及就訊，慨然承認

，不少諱，并直述起義之情形，及痛詈官場之腐敗，痛快淋漓，聽者感動。述畢，復大笑，詰以同黨姓名，則舉徐錫麟汪精衛以對。問曰，爾至此，得無悔乎。雄厲聲曰，吾視死如歸，立志已久，祇恨一死未足以盡責，男兒死耳，詎似爾等之首鼠兩端耶。言時聲色俱厲，眼眦欲裂。聞者皆辟易，聲洪大，震屋宇，審官懼，不敢與之辯。麾出，斬之。臨刑時，神色如平時，首墜地，離數武，猶見其怒目睜視，口翕張欲動，望者悚然而生畏，時年僅二十有一云。（江山淵）

喻培倫烈士



民國之先，以氣矜懾清吏，獨行奇材相繼也，浙江則徐錫麟，於廣東則溫生財，在四川則喻培倫。彭家珍，培倫兩發難，始入宛平，欲擊清攝政王載灃，不得，後與百餘人入廣州，擊清兩廣總督張鳴岐，與七十二人俱死，功雖不成，然自武昌兵起，清吏所在奉頭駭駭者，其氣奪也，培倫烈士，字雲紀，內江人也，先世爲江西人，明時有官四川者，遂家內江，培倫性精敏，好技術，少時見時辰表，卽仿爲之，又嘗刻石，自署世界惡少年，聞塾師說史事，及國家興廢，種族代起狀，必動容質其所從來，師訶之乃已，其光復之志始萌矣，清光緒末，與弟培棣游日本，入同盟會，初學警監，後入經緯學校，旋習工，培棣

好尚與兄異，然皆銳身任國事，自黃興攻河口，培倫兄弟從奔走雲南交趾間，後轉入南洋羣島，散貲財無算，培倫素多病，欲致命遂志，而責培棣承家事，故所爲皆獨力徑行事也，初培倫在日本，嘗習化學，又入千葉醫學，習藥科，由是能造爆藥，技甚精，時同志習射擊，多治銀藥者，培倫以試銀藥傷臂，求所以安全者，乃窮搜海外爆藥諸書，講於日本人藤澤氏，質衣物以供藥，藥成著書道其利病，爲同志法，故中土言爆藥者，本之培倫，清宣統初，與汪兆銘謀擊清直隸總督端方，不果，遂入宛平，與兆銘黃復生等謀擊載澧，造爆彈，重二十餘斤，夜匿橋下，俟明載澧車過，以電發之，未及期，橋多犬吠，驚居人，起視，覺有物，培倫跳得去，而兆銘復生以故入獄，外人視其爆彈曰，幸不發，發則二十里中無瞧類矣，培倫已脫，卽東行，更造藥，聞宛平不可入，遂以己藝食於香港，歲餘，黃興起廣州，以手槍數百挺潛渡，令培倫與吳永珊主轉運，方到，培倫已挾彈至，謂培棣曰，吾分死，爾當嗣吾宗，麾之去，會溫生財擊殺廣州將軍孚琦，省會戒嚴，不可動，培倫曰等死，不如以身決之，或曰公一臂廢，何苦自送，培倫奮曰，諸公具四體，不如吾偏枯人也，衆大感動，遂與熊克武但懋辛等，將百餘人攻督

署，擲大彈，洞其壁，登陣散丸如雨下，當者碎糜，身創甚，賊羣至，被執，自承黃光明，死與七十二人叢葬黃花岡，後五月武昌兵起，應者十三省，無銳突師騎皆走矣，民國元年南京政府論元功，贈大將軍，而克武懋辛培棣亦以蜀軍立於四川。○贊曰，漢族光復，藉狙擊之威，餘烈訖於數歲，袁世凱已定江南，猶曰吾不畏南兵反攻，畏其藥取人命於顧眄間，由此觀之，攻心爲上，攻城爲下，非虛言也，然非輕死生外功名者亦弗能爲，十年之間，南北更仆迭起，皆以戎卒相角，抑有由哉。

林文烈士



四〇

林文烈士，字廣塵，號南散，初名時壞，閩之侯官人，祖鴻年，字勿邨，以進士第一人及第，累官至雲南巡撫，以廉明稱，會太平天國初興，各省響應，勢張甚，滿廷命其出征，不肯奉命，奪官歸田，父晷，字希村，名孝廉也，詩文風節冠一時，君生而岐嶷，及長，穎悟絕倫，性恬淡，有大志，嘗以武侯靖節自況，鐫其印文云，進爲諸葛退淵明，爲人豪邁爽俠，得金輒揮盡，盡則敝衣惡食不厭，遇友極厚，有無通共，貫其財者不責償，豐頤廣頰，目若明星，負殊力，黨中人呼爲林大將軍，能詩，音節悲壯，逼肖少陵，書法出入顏柳間，後益超脫入神，家學淵源，不可企及也，幼失恃，有賢姊撫之良善，君留日時，

姊萬里外寄書，惟諄諄以勵志勉學爲囑，不涉瑣屑，君每執書泣曰，吾若不幸，未竟其志以歿，負吾良姊矣，有妹學於滬，庚戌春，君以國事赴粵，道出滬上，妹聞之痛甚，手足相見，不發一言，但慟哭不已，天倫至性，視尋常爲獨摯，君年既冠，伉儷猶虛，人勸之娶，然君方立志救國，不暇及此也，年十五，隨父宦浙，入學堂，與靖菴相友善，父旋卒，年十九以姊命渡東留學，初入成城學校習普通學，旋進日本大學法科，悉心專攻國法學甚精，私法僅略一涉獵而已，治陽明學禪學，尤有所得，故其臨事從容不迫，鎮靜如山，人莫不服其有養焉，到東後，見國事日非，憤滿廷之無狀，欲捨身以拯危亡，遂與同志組織同盟會，極見重於孫中山先生，與黃興，張繼，汪東汪精衛，胡漢民，倪映典，李文甫，趙聲，諸人最契，其在鄉人同志間，德望尤著，推之爲長，共兄事之，有事，君一呼無不立應，民報既建，君駐社爲經理，增刊之天討，卽君署書也，居恆不喜爲文，然偶一作，必大可觀，嘗草一稿，載某報，章太炎亟贊其精，謂浩壯有司馬子長之風，比年以來，馳驅國事，曲歷艱虞，前此數役所建義旗，多與其事，往返香港南洋者數矣，庚戌春，新軍事敗，返東，日本警吏，知君爲重要人物，伺察綦嚴，而君

了不留意，辛亥春，臥病經月，忽得黃趙書，言事大有可爲，請偕同志來，君喜甚，卽與鄉之同志者數十人西行，離東時病甫愈，銷瘦殊甚，而君不願安於暇逸也，抵港，語諸同志曰，前此舉義，死者多鄉氓，人僉謂吾輩怯，吾實恥之，今日願與諸君挾彈爲前驅，使若輩爲後勁，縱事無成，我弟兄同時共葬一邱，亦可無憾，若幸得廣州，則請分軍爲二，以克強伯先爲總司令，吾當率鄉人，隸克強麾下爲前鋒，長驅掃穴，以光復神州，報祖宗之仇，雪萬民之憤，我志旣畢，則當茅結西湖之畔，領略風光，優游詩酒，以爲大中華之國民可耳，心事榮榮，聞者感奮，遂以三月二十五晚入粵垣，顧自溫生材狙擊後，謠言紛起，官場咸有戒心，預防極密，迨至三月二十九日形勢益惡，有主退者，有主改期者，君代表福建全部，與四川喻培倫雲紀力主戰，以爲不但不能改期，且須速發，方可制人，蓋巡警局搜索戶口之事，旦夕且發也，克強素重二君，意遂決，其晚五時許，君左執號筒，右挾小鎗，身懷炸彈，腰佩短劍，偕克強當先，麾同志數十人前進，由小東營發，槍殺巡警於道，至督署，直前猛撲衛隊，虜衆大潰，有衛隊數人棄槍降，藉爲前導，直抵署內，見其虛無人，知已先時遁去，君憤甚，奮擊而出，其時喊聲大

震，鎗如雨集，君屹立如神，意氣彌厲，衝鋒突陣，無能當其勇者，至東轅門，遇李準之先鋒隊，先是趙聲常言李準部下有同志者，於是君遽奮身向前招撫之，高呼同胞，我等皆漢人，當同心戮力，共除異族，恢復漢疆，不用打不用打，聲未畢，而鎗已中腦，血肉紛飛，腦漿狂湧而仆，春秋二十五。

宋玉琳烈士



宋烈士玉琳一名豫琳，字建侯，安徽懷遠之世家子也，天姿俊爽，二目炯炯射人，年十二，讀書私塾，一目十行，爲文操筆立就，一時有神童之譽，年十五，父命應童子試，府試冠軍，補博士弟子員，非所願也，年十九娶同邑林氏女爲室，伉儷極篤，然未三月而妻死，未期年而父又死，玉琳固家世，然極寒素，性復廉介，雖飢寒，未嘗稱貸於人，或有救卹之者，非有深交，不受也。戊申安慶之變，不知者祇以爲熊承基，實則玉琳暨其死友范傳甲也，玉琳時充某標書記，范一砲營正目耳，范傳甲，壽州人，或云合肥人，爲人堅苦沉鷲，居皖十年，無日不以恢復漢族爲事，皖軍一混成協，無慮數千人，幾無有不識傳

甲之才氣者，傳甲與徐錫麟，交情極深，徐旣敗，傳甲痛飲沉醉，登龍山巔，北向長號，誓成其志，以報死友，及見玉琳，曰，此亡友徐錫麟後一人也，深自結納，戊申之舉，多出二人之謀，傳甲以熊承基能得衆，推之爲長，事敗，傳甲謀刺余某未成被逮，監獄卒某者，重傳甲爲人，釋其縛，曰，子去，脫有責言者，吾自任之，傳甲慨然曰，今不幸事敗，吾黨死者纍纍，傳甲義不容獨活，吾子旣相愛，請與子約，以兩句鐘爲限，吾摒擋家事訖，當來就死，監卒竟釋之，傳甲亦如約就死，嗚呼難矣，傳甲臨刑時，顏色揚揚如平時，玉琳時未被株連，雜人叢中，噉然失聲哭，傳甲怒目以止之，玉琳乃逡巡遁去，不知者以爲兄弟也，庚戌秋，玉琳復來安慶，謀有所舉，不遂，恐見疑於偵者，時方試優拔，玉琳亦報名入場，有高等巡警分校者，甚腐敗，玉琳亦往肄業焉，人咸怪之，而不知固將以此韜其光也，玉琳居安慶旅舍中，房屋湫隘，因自榜其樓楹曰，危樓無下士，矮屋住高人，辛亥春，應同志之召，至廣州代表趙聲主持所部，及二十九日，所部因改期之議已退去，猶與數人加入黃興所部攻督署，先登陷陣，其後彈絕被逮，訊供時，述黃興主張卽時進攻，有三大理由，一，前次革黨屢失敗，今旣以全力來，自應

冒險進行，若心存畏意，實無面目久羈廣州，二，此次冒險運送軍械，所費不貲，若解散則難再運，且此次用費至十餘萬元，皆由同志募集，若無端解散，人將疑其誑騙，是絕後來籌款之路也，三，軍人性質，有進無退，既奉總部命令來粵進攻，若不戰而退，如軍令何，如鄰國訕笑何，玉琳言詞慷慨，當時問官及觀審者無不動容，玉琳初入廣州，與饒輔庭同治餉糈，可不與戰事，事急或勸之去，玉琳曰，安慶之役吾應死，而不死，將有以報吾死友范君也，今日者可以死矣，遂及於難，時年三十二歲。

方聲洞烈士



方烈士聲洞，字子明，閩之侯官人，姿貌魁秀，膽略過人，尙氣節，重然許，有智辯，能傾靡一座，性抗直，朋友有過，喜面諍，立身簡素，常徒步而餐粗糲，每言勞則習苦，儉則不匱。國事日非，來日大難，非克自勗勵，將何以任天下大事，人服其志，十七歲，東渡

入日京成城學校，時成城爲我國陸軍學生之普通學養成所，君既入學，益自負，蓋以他年易於自見也，值強俄爲暴，邊境騷然，東京學生憤懣已極，於是有義勇隊之組織，（尋改名軍國民教育會）入會決死者，至五百餘人，君與焉，後經解散，悲憤欲絕，逢人便痛論國事，謂非一刀兩斷，顛覆異族專制以建共和，漢人必無奠枕之日，每以此自勉勉

人，旋丁母憂，歸國，度革命非軍界發難不爲功，思入武備肄業，以竟願，又以孤立無援，消息隔闕，有大舉或致見遺，因復中阻，以是日常鬱鬱，旣而思開通風氣，乃出家藏新舊各種書籍，創立書報覽閱所，縱人觀覽，期文明輸入，使革命思想，普及於國民，越二年再渡東，入原校續業，時虜廷忌革命，禁自費學陸軍，成城已改爲普通中學之性質，君大失望，顧念此心不易，但有一藝之長，亦能貢獻於國家，由是遂投考入千葉醫學校，堅苦力學，無間寒暑，年二十三，暑中旋國，娶王氏女，相得甚，假期旣滿，遂挈以東渡，同居於千葉，習醫，翌年舉一子，在懷抱中，已桓桓有武概，君奇愛之，然君雖有室家之樂，而未嘗須臾忘國事，語及時局，則熱血如沸，涕淚交集，初，孫總理中山先生在日組織同盟會，君與兄聲濤，暨一姊兩嫂，皆相繼與盟，至是，又自介夫人入黨，舉族赴義，聞者莫不嘆羨焉，辛亥春，同志得港信，知粵東且大舉，議以林廣塵諸人赴港主粵事，意洞諸人旋閩謀響應，留君在東，繼廣塵職，君愕然曰，諸君不許吾同死耶，我雖不才，習醫數載，頗自信有得，義師起，軍醫必不可缺，則吾於此亦有微長，且吾願爲國捐軀久矣，今有死所，奈何阻吾去，嗣經衆語以留東責任重大，報

國進行，不能無所先後，始釋然，時英俄寇邊，風雲一日千變，血氣之倫，罔不奔走呼籲，開會研究救亡之策，君善演說，登壇疾呼，聲淚交迸，聞者莫不感奮，是以有國民會之成立，閩人尤爲激昂，君之力居多，君以器幹爲人推崇，於學校爲總代表，於同鄉會則爲議事部長及歸國代表，而於黨內又爲福建支部長，以一人而兼四職，其能而勞可想也，君卒業期在六月間，以港事日佳，不惜犧牲功課，從事馳驅，預草家書累函，囑夫人照常按期寄父，以安其心，復託故向使署學校告假，國民會同鄉會辭職，以三月二日離東，三月二十九晨，入粵垣發難，直撲督署，搜張鳴岐，不得，復偕黃克強轉戰，突圍欲出大南門接應防營，至雙門底，遇防營，見無臂號，又有舉槍相向狀，乃發手槍擊斃其哨官，敵槍環攻死之，春秋二十六，千葉學校見君久不復業，詢之君同學某，某漫應曰，中途爲盜所殺矣，校長大惋惜，向使署詰其實，使署不能答，事見東京朝日新聞，於君一則曰成績優良之俊才，再則曰非常之慷慨家，三則曰太息支那之現狀，時放激烈之言，嗚呼，人莫不有死，君之死也，能使外人稱道至此，雖謂之生焉可也。

林覺民烈士



五〇

林烈士覺民，字意洞，號抖飛，又號天外生，閩之閩縣人，幼嗣季父可山先生孝穎，名士也，詩詞稱於時，君嬰年善病，幾殤，八齡失母無依，寢食與父共，從受國文，未嘗就外傅，性慧甚，讀書一覽輒不忘，意緒瀟灑，目灼爍如流星，雖不事邊幅，而雄姿煥發，氣象儼然，年十四，入高等學堂，時新學說西來，學子心醉平等自由之說，君私自號抖飛，校中數起風潮，同班輒推君爲魁，以君不畏強禦也，居平襟度曠達，雖屢空，未嘗有戚容，喜與童稚游，迎熾利導，終日不倦，善談諧，涉口成趣，一座爲之傾倒，校長獨愛其倜儻，嘗謂君父，是兒不凡，曷少寬假，以養其剛大浩然之氣，父笑諾，間與同志私

立小學於城北，又於城南創設閱報所，他如社會公益，朋友急難，罔不竭力以赴，課餘談及時事，輒言中國非革命無以自強，慷慨激昂，聲望大著，殉國之志，長而彌堅，十九歲，以父命成婚，未匝月，一日，君父突接郵函，拆視則君手書，謂兒有急事赴南洋，猝不及叩辭，歸期未可卜，願大人勿以兒爲念，父爲慘然，翌晨，搭輪赴廈，圖阻其行，大索三日不得，復買棹歸，至家，則君笑而立於門，詰之，則以他語枝梧，堅守秘密，踰年，夫人舉一子，旣卒業，力請自費東游，父許之，留東一年，專習日語，費竭，趣其歸，適有官費生丁時踏海死，補其缺，遂入慶應大學文科，專肆力於哲學，兼嫻英德兩國言文，孜孜力學，夙夜不懈，生有至性，不二色，嘗語人曰，吾妻性癖，好尙與余絕同，天真爛漫女子也，曾著原愛，論男女愛情之真理，讀者擊節，有友致書曰，讀大著原愛，理義公正，才情高絕，乃知文學家自有真也，其推重有人如此，當國事日亟，噩電紛馳，友朋聚首，相向涕零，君獨疾語言曰，中國危殆至此，男兒死耳，奈何效新亭對泣耶，吾輩旣以壯士自許，當仗劍而起，解決根本問題，則累卵之危，庶可挽救，嗟呼，凡有血氣，寧忍坐視第二次亡國之慘狀哉，衆聞之，咸肅然起敬，君於國文

愛莊騷，逼肖其筆意，每登壇演說，左顧右盼，久而彌壯，因與瘡心齊名，人稱陳林，與南散及族弟無我，同儕一廬，並知名，號爲三林，人稱南散爲大林，君爲中林，無我爲小林，蓋以齒序之也，父聞其在東所與遊者，率皆赤心人，恆寓書規之，君答書云，大人所不安者，恐兒學非所用，將有殺身之禍，今習文科，文科主心理倫理諸學，豈有學心理倫理之人而得禍者，父無以折，噫，豈知其廣州起義，卽本民族心理，以解決根本問題耶，辛亥春，廣塵得黃趙來書，謂事大有可爲，衆議以廣塵赴港主粵事，君旋閩謀響應，於是二君最先行，同舟赴港，蓋欲與在港當事之人接洽，後回閩，庶便於舉措，不至牴牾，嗣後消息愈佳，於是瘡心子明，希吾諸人，皆相繼離東，君旣抵港，黃與喜曰，意洞來，天贊我也，運籌帷幄，何可一日無君，因罷福州響應謀，專注於粵事，而君以廣塵命旋閩召集同志，父見君闖然歸，駭問其故，則云東學櫻假，東友拉歸導遊吾國吳越諸勝耳，滯十日，事竣卽返港，於是郁莊，元棟，肩宇，任之，諸人，始相繼而至，故是役閩人赴義，視他省獨多，君之力也，三月二十五晚，君偕廣塵，希吾，鑄三，郁莊，諸人先入粵，二十六晚，聞靖菴，天嘯已由東蒞港，特偕鑄三復來港爲前導

，是夜，瘧心；靖菴，仲謀天嘯，同宿於濱江之樓，子明，元棟，明艦，諸人，則別宿他處，至夜半，君與鑄三始到，談竟鑄三，天嘯等疲倦甚，遂就寢，君獨挑燈草絕命書寄家，至破曉，始輟筆、翌晨，攜囑某友云，我死，幸爲轉達，遂偕靖菴，仲謀，天嘯，入粵，舟中，靖菴仲謀居一室，君與天嘯居一室，低聲謂天嘯曰，此舉若敗，死者必多，定能感動同胞，今日同胞，非不知革命爲救國惟一之手段，不可一日緩，特畏首畏尾，未能斷絕家庭情愛耳，今試以余論。家非有龍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稚兒者耶，顧肯從容就死，心之摧割，腸之寸斷，木石有知，亦當爲我墜泊，况人耶，推之諸君，家族情況，莫不類此，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凍餒者亦有之，故謂吾輩死而同胞尙不醒者吾決不信也，嗟呼，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，克復神州，重興祖國，則吾輩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，寧有憾哉，寧有憾哉，既抵粵，以二十八日尙有同志自閩中來，須導之入省，故君復於二十七晚馳港，至二十九早，遂偕子明，瘧心，鑄三，郁莊，元棟，肩宇，任之等，率全部閩人入，與廣塵輩會於城內，午後五時許，同馳轟攻督署，君揮彈當先，直擣署內，不見張鳴岐，及出遇防營，受傷力盡見獲，報載獲一斷髮西裝之美

少年，蓋卽君也，訊於水提署內，君素嫻國語，毫無閩腔，然以委員多粵人，恐難曉喻，因操英語問其解否，蓋以粵人多嫻此也，移時，李進諸民賊出訊，君則侃侃而談，綜論世界大勢，各國時事，羣賊爲之心折，傾耳以聽，君初坐地，至是，賊爲開去鐐扣，延坐堂上，假以筆墨，君縱筆一揮，立盡兩紙，洋洋數千言，書至激烈處，釋衣磅礴，以手捶胸，若不復忍書者，書一紙，李準攜與張鳴岐閱，更書第二紙，臨筆，稍爲停頓，狀似欲嘔，猶恐污地，未遽吐，李親持唾盂近前，始吐，奉以茶烟，猶起鞠躬爲禮，旣供畢，又在堂上演說，至時局悲觀處捶胸頓足，勸清吏洗心革面，獻身爲國，革除暴政，建立共和，能使將來國家安強，漢族鞏結，則吾死瞑目矣，繫數日，勺飲不入口，棄市之時，面不改色，俯仰自若，引頸就戮，春秋二十五，事後，由友轉寄一大函至家，則君三月二十日夜絕筆書也，一寄父，暫截數言云，兒死矣，惟累大人吃苦，弟妹缺食耳，然大有補于全國同胞也，一致夫人陳氏，婉轉千餘言，曲當情節，未數語且云，吾殞，汝尤當善撫遺孤，他日使成吾志，若汝腹中是男，則一意洞死，尙有兩意洞存，不患不達吾目的，夫人聞耗，濱死者數，後遺腹果得男云，君在東所譯有六國比較憲法

論，已付刊，其遺著僅存四篇，一駁康有爲物質救國論，一告父老文，一家書，一莫那國之犯人。

石德寬烈士



五六

石烈士德寬，安徽壽縣人也，字景吾，又敬五，終易名曰經武，年十七，通小學，能文章，慷慨有大志，不甘家食，從學皖垣陸軍學校，二年不成，游學東瀛，肄業於警監學校，次年入同盟會，愈奮發，身長七尺，英俊沈毅，人咸器重之，會清曾母子相繼死，南北軍合操太湖，君以機可乘，急於發難，歸皖游說新軍，與熊承基范壽山合謀，以馬炮二營爲根據，部署同志，特起江干，鏖戰集賢關口，事敗，范殉難，逾二年，熊亦於吉林被逮，死之，君聞之大痛，辛亥春，二月，宋豫琳爲趙聲代表，率江淮子弟九十七人遵海而南，君與焉，及三月二十九日君留守二牌樓趙部機關，憑牆登瓦，與敵抗戰，力盡而

亡，年二十六，有子一，有弟一名鳴球云。

贊曰，吾愛經武柔情俠骨，文士知兵，接物推誠，喜紓友難，可謂賢矣，繼自東京盟誓，潛歸圖皖，皖事不成，亡之滬濱，奔馳港粵，再接再厲，可謂勞矣，及攻督署失敗，賢者死，健者逃，彼猶以七尺血肉軀，抗滿清煊赫兵力，身無完膚，猶呼殺賊，非傳所謂臨難不苟者耶，忠烈義氣，宜與堅如孟俠先後等倫矣。

李文甫烈士



李烈士文甫，東莞石龍人，髫髻之歲嶷然聰異，長讀書涉百家氏，能究其略，研金石學，工書法，下逮片長小技，不問纖鉅，悉如宿諳，然天懷磊落，淬厲大業，文藝毫末，餘事隸之，平居恂恂若柔怯，及決疑定計，必行之志，毅不可奪，家中資，以紓難故，毀焉，時滿廷日恣專橫，公慨然謂人曰，吾輩讀明書道，當致力實行，功業之成，不求自我，功業之創造，我何讓為，士患不勇，奚患不能，粉骨碎身，而魂魄奚愧也，戊申遂謁汪精衛胡漢民於香港，與論世變，相對歎歔，乃共組同盟會南方支部，奔走內地，往來僕僕，無憚煩意，雖偵騎四出，機陷叢佈，而銜膽自若，了無怖色，旋經理中國報事，及

主時事畫報筆政，鼓吹革命之力，尤以公爲最焉，己酉春，新軍舉義於廣州，公與其役，事不果克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，義師攻廣州總督署，公手持二槍，挾炸彈，與林公時爽，率衆爲前驅，擲彈猛擊，死敵兵無算，傷足，猶手斃數敵，敗後爲清督臣張鳴岐所害，是役死者七十餘人，同葬於黃花之原，嗚呼，民國底成，皆公與諸烈士之熱血所締造，公雖死而創造功業之志，可以不朽，公死無子，林直勉與公患難交而有子二，以其次子漢陽以義嗣公，以慰公於泉下，而弗以異姓嫌，公之墓旣彰，余恐其事之佚而弗傳也，爲傳以叙其略。

贊曰英雄屈躐在閩巷，一市皆以怯懦笑，及夫刎頸不易，九裂不恨，匹夫志往，強於三軍，矧李公從容國難，剛必柔守者乎，故李公殉義日，曾聞人曰，平生不識李文甫，今不復相天下士矣，嗚呼碌碌者何足以鑒深沉智勇之士哉。

陳文褒烈士



烈士字文褒，以字行，粵之大埔人也，目炯炯有梭，好狂笑，聲震屋瓦，曠呵人，咸辟易之，家貧，初商於惠州，繼商於南洋，得貲，則沽酒結客，旋散去，嘗歸里，買舟溯韓江而上，每食自任烹調，飽酒肉，則乘醉陸行，遇神像輒毀投之，在高陂途中，投其鄉最

迷信之神，鄉人得報，數十人操戈逐之，至則既立中流舟上狂笑，邑中婦女，髻似船似蓬，笨且陋，相沿久，無能易者，烈士未三十卽蓄鬚，復高翹之，邑俗純謹，幾無五十以下蓄鬚者，妻厭，勸去之，曰我厭汝髻，猶汝厭我鬚，汝能易髻，我卽去鬚，妻無奈從之，已而妻以衆咻復舊髻，烈士亦復鬚，卒易其妻之髻而始去鬚，邑中婦女，自後始

有易髻者，其不羈大抵類此，有所信仰，必求其達，自南洋感受三民主義，投身同盟會後，日夕思酬其志，平居雖放縱不羈，而於國事則異常誠篤，清末，美洲南洋華僑，命思潮至磅礴，清廷乃派其大臣楊士琦假名撫慰，並重其事，以軍艦送之，實則欲偵黨人行動以爲防範謀，且欲攫華僑金錢以供內府，如剛毅之南下者，楊甫至馬來半島，閩籍富商胡某，廣集所知，開歡迎大會，座甫定，烈士昂然直入，趨座前，怒目斥楊曰，滿奴來何爲，豈吸四萬萬內地國民之脂膏猶不足，而必及此別鄉井離骨肉艱難困苦之華僑耶，若云撫慰，內地國民，日加殘虐，何有華僑，華僑回國，日在刀俎，何有外洋，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見，滿奴來何爲，速返，勿污乃公刃，全座失色股慄，環向烈士乞哀，烈士大笑曰，犬羊不足食，君輩何懼爲，各人如鳥獸散，楊卽乘軍艦當夜回國，清室盈廷之謀，敗於烈士一斥，人皆壯之，烈士蔑如也，庚戌正月，廣州新軍之役，烈士後期不能與，憾甚，既聞各省同志仍在廣州，籌大舉，恐又後，則急歸，事前籌二三期助大舉費，不達，日切齒曰，事成將不與守財虜同中國，及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大舉之期，烈士任城外發難之役，嗣因子彈未至，不能與攻督署者同時並舉，烈士聞城內鎗聲，

急趨入，忘其鎗尙無彈適遇以篋送彈者至城門，遇遮截，無所投，烈士乃挾其篋，置靖海門外某富者家，揮之曰，可急促同人持鎗至此取彈，毋誤，己乃滿囊彈，衝入城，攻督署，敗，及於難，其遺骸與是役同難諸人共葬黃花崗，爲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，時年三十有奇，兄一，妻一，妾一，子一，其妾日人，蓋烈士數奔走革命，回南洋貧無立錫時，依其當爐賣咖啡以度日者，烈士死，妻在南洋，尙爲措資送之返籍。

贊曰，余與烈士同里，里人多厭其狂，余獨喜其真而與之善，烈士對余，亦敬謹有加入，及同盟會，遇同志皆親愛，而於余尤切，凡事皆得可而行，日必過余，每聞戶外步履挾風沙而奔者，必烈士無疑，性無所忌，惟求其信，旣信而行，不知毀譽榮辱艱險，卒本此天真，視死如歸，以殉主義，孔子曰，狂者進取，烈士有焉，無惑乎世人咸以狂目之也。

林尹民烈士



林烈士尹民，字靖菴，號無我，閩之閩縣人，意洞族弟也，父眉叔先生，名孝揚，號樂天，仁厚稱於時，娶梁氏，生二子 君其次也，長曰肇民 字璞初，少學陸軍於日本士官學校，與子明聲濤諸人，首先倡革命，鼓舞一時，既卒業歸國，而志不少變，武漢發難，四方

響應，時肇民在閩爲標統，謀聯絡軍人舉義，毅然以其家爲會議地，于山之役，督戰有殊功，殲醜虜無數，顧未嘗自矜，知者莫不多之，君生而喪母，少以孝悌聞，比長倜儻有大志，喜揮霍，見吝嗇者，輒深惡痛絕之，素嗜飲，數斗不亂，願每逢伏臘，飲後輒醵胸哭母，極其哀痛，己酉冬，罹暴疾幾殆，既瘳，親友切諫之，遂絕不復飲，君風骨偉

岸，有神力，能舉石三百斤，嘗學少林之技者五稔，盡其術，酷好畋獵，嘗入山手格戮獸，瀕險者數，而氣益壯，少時讀三國志，獨慕張桓侯，遇不平事，挺身大唱曰，吾翼德也，奮拳毆擊，當者立踣，嘗黑夜袖刃，戲伏柵上，三漏將殘，擊柝者適過其前，君疾下拔刃擬之，擊柝者疑爲綠林之傑，戰慄投拜乞命，君笑釋之，於時年方十六七耳，其不羈如此，其神武亦可想見矣，伯父宦浙，招君往，令入學堂，與廣塵同校，最友善，廣塵寧靜和謹，而君殊赳赳，情性雖異而交義甚篤，人多奇之，君天稟絕慧，雖終日嬉戲，而課試屢第一，伯父深器重之，迨廣塵渡東，君悒悒有失侶之感，伯父爲代請君父，許其赴日留學，遂東渡，入成城學校，武藝冠其儔，是時君年旣冠，深自斂抑，不似少時狂態，以是人皆畏愛之，二十三，卒業，尋考入第一高等學校醫科，補官費，然非其素志也，嘗太息曰，大丈夫生此世，當以鐵騎五千橫行天下，效檀王徐常輩，驅逐胡虜，收復河山耳，何能終身伏案作博士耶，至是益參究中外兵書，淹通戎畧，庚戌春，新軍事敗，倪映典死焉，廣塵極悼慟，夏六月，由港反東，血淚猶在眼也，君嘗言中國人病入膏肓，舍革命無可救藥，旣見廣塵，因固求入黨，君字蹟高古秀勁，諸友爭謂

爲岳武穆戚南塘，儔也，君笑曰，是淺淺者寧足道，功業能克肖二公者，方無愧耳，君與同志儼居一廬，名曰田野，每中宵起舞，運劍如飛，人面月影劍光，交相輝映，然以修養久，亦雅有雍容敦厚之風，嘗製一印，曰劍膽琴心，蓋可以此代表其人，每介人入黨，人多顧戀家族，輒泣告之曰，余豈不知家族可戀，顧中國將亡，何有于家族，毋寧立定主義，於必不可犧牲必不忍犧牲者而犧牲之，假能奮袂而起，克復神州，快何如耶，凡事祇問當爲不當爲，成敗利鈍，不必計也，今日志士，中道變節者甚多，甚且爲虜所用，逮捕同志，曾狗彘之不若，而賢者亦多因磨折而生厭世之想，吾甚惜之，鄭所南曰，愈久愈不變，愈不可爲愈爲，吾人不可無此堅忍不拔百折不撓之精神也，第一次不成，由第二次而進至十百千萬次，最終必有放大光明之日，吾身亦何憾不親見哉，父屢欲爲之娶婦，君慮累風雲之氣，百計婉却之，庚戌冬，以父命旋梓度歲，君性最愛馬，春風淡蕩，獨偕二三親友，跨馬出郊，角逐爲戲，而閩罕良馬，君擇其最駟駿號爲龍者騎之，如騎羸狗，揚鞭疾馳，體重力強，馬不能勝，汗下如雨，御者瞠目咋舌，驚爲天神云，辛亥春，三月初七日，始到東，是時閩人同志，已紛紛赴粵，君知旦夕且大舉，

甚喜，亦與友挈軍械六箱返國，共襄大事，二十六抵港，二十七早入粵，二十九晚，事發，君偕諸同志馳攻督署，直前摧陷虜衆如拉朽，卒以飛彈中腦，血湧如注，遂仆，春秋二十五。

李德山烈士



李烈士德山，字澤三，廣西柳州羅城人，性和藹，鄉里稱善人，家惟鮮恆產，不能給學費年十六，乃棄書習技擊之術，恆爲人雪不平，鄉人咸畏服之，年已長，術益精，從學者日衆，君憤滿清專制，政治腐敗，遂熱心革命，惟時機未至，權授徒以延攬同志，爲待時而動計也

，嘗謂技擊一道，吾國南北二派，各有專長，拳術之外，復有劍術，循序漸精，直通神秘，日本人竊吾緒餘，少變其形式，自謂駕吾國而上之，然終弗吾及，近年二國力士，嘗擇尤比較，彼輒敗衄，特彼國人多尙武精神，習其術者，乃較吾國爲普及，曩者日人戰勝俄國，每短兵相接，咸奏大捷，由是日本柔術，震於世界，而吾國學者，反舍己從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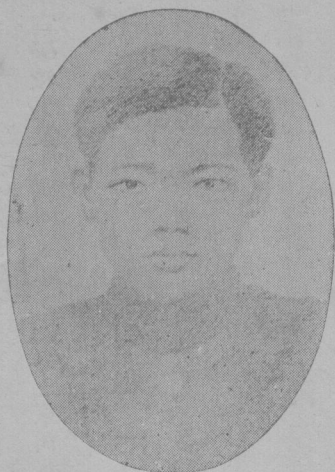
，不能考其原委，辨其優劣，良可浩歎，蓋吾國自甲午後，對外着着失敗，國人心理，震於外國物質之文明，於是對於學藝，亦因崇拜而啓盲從，視吾國固有之文明，轉鄙棄而不屑道，僕武人也，不敢侈談學術，今但舉關於拳術者言之，吾國技擊家，有點穴之術，以每日十二時推知血脈之行度，某時擊某穴，其人必死，或傷而不死，或目前無恙，數年而後死，而皆於下手時定之，無或爽者，顧傷勢雖劇，欲解救之，亦反手間事，惟必由施術之人，或共師傅者能之，以宗派非一，其手術亦非一也，凡此非極精於生理者不辦，而其源則由於醫學，蓋上古醫術，專用鍼法，按穴而施，其應如響，惟穴位宜極精審，稍有錯誤，關係非小，是以改用湯藥，而此術轉爲技擊家之秘傳，今人多崇尚西醫，以其習於解剖，生理上觀察較精，轉訾中醫爲理想之空談，而沒先哲之絕詣，寧非慎乎，夫西醫固有專長，然泥於形質，而疏於感應傳變之理，卽現在科學多所發明，醫術資以益進，然論其造詣，尙不及中醫所造之精，如目生翳障等證，西醫必用手術，或斷爲不治者，中醫則能以藥愈之，且西醫惟就眼施治，不能治病原，故每有翳障去而復生者，中醫則無慮是，此實經切實比較而得之，非浪舉一二事以爲斷案者，故可爲西

醫疏於感應傳變之理之確證，吾意習中醫者，當先研精科學，採其所長，補吾所短，必能爲中國醫學大放光明，今中國醫生，誠多不學無術之輩，然遂因是而薄中醫之學術，而專尙西醫，是猶厭家鷄而愛野鴛也，醫學如是，他學可知，羨他人之長，而乃自棄其固有之長，吾殊爲青年惜，技擊雖云小道，然能依法練習，循序漸進，亦足壯民氣而揚國光，倘能由外功而內功，貞之以恆，豈但化弱爲強，且可涵養氣質，則神乎技而進於道矣，其見理之精有如此者，暇又常與學徒演說滿清虐待漢人故事，播種革命思想，由是黨徒漸衆，壬寅癸卯年間，柳州股匪蔓延，君欲聯絡之，冀可乘機而動，時岑春萱督兩廣，乃說東省善堂紳士左麟書，以招撫請，岑卽命左協君赴柳辦理，諸匪首陸阿發等，俱願聽君指揮，已就撫，將各股匪改編成軍，君方竊自負，謂大功之將成也，不意爲官吏所疑，聞有勒令繳械解散消息，君乃潛逃歸里，各首領亦復其綠林之舊，甲辰春，龍岸紳商辦民團，公推君管帶，土匪相戒不敢侵犯，地方賴以安靖，是年冬，忠字營統領黃忠浩，患土匪猖獗，命君設法招撫，君應命往，陰說以大義，令入革命黨，而表面陽爲官軍，免爲民害，於是匪首謝源安歐正光歐華周等，皆願就撫，黃統領卽委君爲先鋒

幫帶，未幾，黃統領聞其隱謀，即收君於獄，數月始出，戊甲秋，與同志張鐵臣陳曉峯等，在柳州創辦樟腦公司，及華熙客棧，借爲革命機關，接納志士之地，與同志登鯉里峯測繪柳州城地圖，以備舉事之用，後又爲官吏所疑，相率遁去，君知黨人多在廣州，乃東行，謀聚合，庚戌春初，粵新軍起事，君實與其謀，時藏身廣府學宮羣治學校，將與同志爲新軍內應，不意新軍一戰而敗，計無所施，清吏搜捕餘黨甚急，君易服去粵，抵平南，託迹堪輿，以寄其生涯，兼教拳術，聯絡壯士，雖屢遭挫敗，而其氣曾不少衰，未幾，由平還羅，四月，有所運動，又爲吏逮捕下獄，鞠訊時，以酷刑逼供黨羽，終不吐一詞，後得善堂聯電請保，並本地紳商聯名稟請，始得保釋，而薄產則蕩然盡矣，嗣後鬱鬱家居，每言及國事，輒慷慨奮發，未嘗一日忘國仇也，辛亥春二月，聞黨人將大舉起事，喜極，即欲起程，適劉古香亦函請赴粵協力發難，君毅然不告家人而行，至粵垣，古香爲介紹之於黃克強及諸首領，皆大悅如舊相識，克強尤倚重之，初定四月初旬發難，旋以事機洩漏，提前於三月二十九日舉事，時有以倉猝無成，欲中止者，克強難之，君慨然曰，事已至此，寧有退理，吾此行原不顧成敗，但得死所，便可以對同胞，

不幸而敗，吾國四萬萬人，豈能無繼事者，何多慮爲，克強深然之，二十九日攻督署，君奮勇無比，及後轉戰至高陽里米店，積米爲壘拒敵，敵軍環攻，戰至次日，不能勝，而死傷甚多，張鳴岐下令縱火，君乃衝出，以槍刀連殺數敵，俄彈中腮部，猶負傷力戰，而敵兵益至，所偕同志章絃鈴章明禮章煥禮章義延林盛禮等，相繼中彈亡，君力盡，遂被獲，臨刑，了無怖色，遺骸葬黃花崗，光復後乃賜恤焉，子三，長先春，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，護法軍興，任第三軍司令部混成旅副官，次先英，先岐，尙幼。

陳與燦烈士



陳烈士與燦，字瘡心，閩之閩縣人，早失恃，父爲碩儒，善教育，君少負氣節，尙質樸，嫻辭令，讀書有慧根，過目成誦，屬文動筆如飛，著述頗富，而內外方圓，與物無忤，獨痛宗邦淪亡，民生凋敝，常毅然以國事爲己任，素喜汪精衛之爲人，文章學識，差相若，惟貌

絕奇，色微黑，大口隆準，目光炯然，人望而敬畏之，年十三，肄業侯官高等小學堂，常以規則自繩，並以繩同學，友有過輒面陳不少恕，然忠告善道，能令受者如飲醇醪，居常每以功名事業自期許，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，校中自治會，每選舉必咸屬意於君，君亦以是自奮，遇國事必竭力爲之，奔走呼籲，從未嘗以疾病勞苦辭，有時瀏覽書報

，見時局孔亟，則放卷呆坐，時或號咷大哭，其愛國根於天性也，日俄之役，君憤虜廷柔闇誤國，欲北走燕，有所爲，因事不果，未弱冠閩人曾以割閩易遼事開各界全體大會，研商辦法，蒞者多巨紳碩彥，顧所議多不諳時勢大計君於稠人中挺身提議，痛論時局，多中肯要，辭氣慷慨，涕泣橫下，聞者雖冥頑老朽，亦爲之感奮，君名由是噪時，尋投入報界筆政，以持論不利於滿虜被封禁，君益憤，有劣紳某私以閩鑛售於法，閩人大譁，開會議拒之，君蒞會，卽首躍壇上，剖辯利害，繼以痛哭，衆皆皆裂髮指，氣勢倍壯，約因之遂廢，閩路絀於欸，不能辦，雖募之南洋，猶不足，君爲之奔走呼號，卒使閩人踴躍購股，獲成厥之功，其關心公益常如此，父旣助率，遂東渡日本，時年二十一也，入早稻田大學，習法律，勤苦力學，成績卓著，初君之留東學費，仰於其舅薩鎮冰，蔭性迂怪，視子弟如遺，獨雅重君，月資給之以二十五金，實不足用，君安之，不請益，惟以課暇譯述各種法學，得償自助焉，以少蓄革命思想，故到東立入黨，然志在必成，初欲姑忍一時之憤，以待學成大舉，日惟閉戶書，絕意酒色，以故研究法理，獨得精奧，至忘寢食，夢嚶猶作誦聲，舉止言笑，率含有法律氣味，或戲呼爲法學者，副其

實也，迨至汪黃暗殺起，君開精衛被逮，大爲感動，悲不自勝，始思以一擲爲快，庚戌夏，盛宣懷倡假外資，以圖自利，君聞而欲往刺之，致書囑暗殺部員方女士云，有機可乘，卽見示，後以事不果行，磨盾草檄，夜闌不休，鄉人志中所有組織規模，及一切法令，皆倉卒立定，並君之所建也。君以雄辯推演說界中巨擘，論鋒之銳，無能當者，每當衆論紛紜，會場洶湧之時，君以最簡明數語解決之，則秩序整然，以此益爲人所推重，庚戌夏，嘗與諸友擬創天聲月刊鼓吹公義，君與意洞擔任論說，所作稱最，大有民報精衛漢民之風，未付刊，以事中阻，辛亥之春，君行將卒業矣，聞粵東將大舉，則與友舍之而來會，悉焚其積稿以示決志，售器物以充旅費之不足者，旣抵港，君以廣慶命：於二月初十日偕彥功赴台灣林氏處，募得軍需三千元帶歸，衆以君體素弱，不宜赴行陣，皆力阻其入粵，廣慶・鑄三・二人阻之尤力，君不聽，曰，事苟不成，諸君盡死，我義難獨生，倘幸而成，廣州一得，基礎旣立，雲捲電掣，天下不足平也，於此盛舉，奈何使我觀壁上耶，卒以三月二十九早偕諸友入粵，事迫時，君與諸友皆力主戰曰戰亦死，不戰亦死，天下寧有束手待縛之壯士哉，遂至午後五時許，同擊督署，君奮身爭先，

當者皆靡，直入署內，大索張鳴岐，不得，憤甚疾衝而出，飛彈中左目，血溢如注，身又被創，踣而復起，忍痛死戰，力盡見獲，直供不諱，越數日就義，臨刑不跪，容色恬然，時年二十四歲嗚呼偉矣。

羅仲霍烈士



仲霍烈士名堅，別字則君，廣東惠陽縣蘇茅壠鄉人，太平天國之役，有羅添者起義新安九龍率萬人入長，與洪秀全合，轉戰克捷，以功封都督，仲霍其堂侄孫也，仲霍幼就傅，聰明穎異，嶄然露頭角，前清科舉時，鄉塾競習帖括，仲霍獨好作古文，年及歲，父卒事畜，無資，授徒，隣里，奉母以孝聞，踰二年，家益落，子身走安南南洋各埠，丙午，在檳榔嶼師範學堂卒業最優等，旋籌辦吉隆遵孔學堂，荷屬火水山中華學堂，歷充兩學堂校長，及該埠報館主筆，獲晤孫總理，親炙其言論丰采，大啓民族思想，遂遊各島，演說革命，旁皇奔走者六年，辛亥正月，由南洋返香港，從事秘密運動，妻聞耗挈子往訪，仲

霍避不見，友人強導之，夫妻闊別十年，寒暄數語，冷淡逾昔日，相處月餘，賓朋雜選，籌謀大事，日無暇晷，絕不及於家務，蓋其以身許國，家族主義早已脫離，迨三月二十九，偕黃克強先生及諸同志攻督署，傷左足，誤走旗人街，被執縛之庭柱，仲霍對清吏昌言革命理由，痛罵滿奴，洋洋數千言，卒被害，年三十歲。

陳可鈞烈士



陳烈士可鈞字希吾，一字少若，閩之侯官人，幼失怙恃，依於姊，家世艱難，備嘗苦厄，君貌皙而矍，目光如水，氣度閒雅若神人，生平不嗜飲，不近女色，善理財，思慮精密，處事明敏，性慈愛，聞貧民疾苦呻吟之聲，輒惻然動容，時清政日非，國命岌岌，君悲天憫

人，慨然有爲國捐軀之志，顧沉重不輕談國事，每當衆論蜂起慷慨激昂，君獨唯唯不置可否，人以其訥，笑之，然君則以爲多大言者少成事，誠欲救國者，惟有實事求是，爲懇切之規畫，徒作空言無益也，少時肄業侯官高等小學，人器之，尤與瘡心鑄三善，嘗聯盟驅胡，後隨伯父官秦，入陝西大學肄業，嗣往日本入弘文學院普通科，不一月，而

有留學生取締規則事，君憤外人辱我甚，趣裝歸，翌年事平，復東渡，入原校，時年十九也，逾二年卒業，赴試第一高等學校，已獲選矣，以驗體格黜落，乃入正則英語學校高等科，研究泰西文學，夜入德國語學校，兼習德語，嗣後凡四赴第一高等入學試驗，及第者三，而終以體弱被黜，蓋君矢志欲進帝國大學工科，而第一高等爲必經之階級，惜爲體格所阻，願弗之遂，或勸其赴試他校，非君志也，庚戌歲，嘗謀赴德留學，不果，乃一意從事於救國運動，以推翻滿虜爲職志，但以當時法網綦密，知大舉發難之不易成事，決意欲效子房博浪之椎，入燕刺殺載灃，以繼汪兆銘未竟之志，故其室內盈篋皆炸彈小鎗也，恨未得其當，卒無可洩，辛亥春，得港信，知粵東將大舉，乃於三月初五日離東，越九日抵港，是役也，黨人以福建爲多，助貲華僑，太半又隸閩籍，君勉鄉人曰，事起，我等當爭先死難，否則匪特無以對我明季抵虜之諸先烈，抑亦無以見吾閩助資之華僑也，衆皆願死戰，二十五晚君偕廣塵意洞鑄三兩蒼諸人先入省，時議者多謂虜吏醉生夢死，霹靂一聲，當失魂魄，得廣州指顧間耳，君獨有憂色，曰，彼張李諸姦，誠雖才能不足，而凶險有餘，語云，蠶蠶有毒，未可輕視，吾黨人數既多，良莠非一，誠

恐風聲洩漏，彼已防備，亦正堪虞，吾輩至此，義無反顧，終當冒險行耳，二十九晚，同赴攻督署，君揮彈馳戰，敵兵奪氣，倏忽竄散殆盡，鼓噪攻入搜張鳴岐不得，知已先避乃復噪而出，則李準之兵，已圍於外數重矣，君揮彈衝其中堅，敵陣大亂，君亦被多創，血殷衣，猶死戰，力竭被獲，虜吏謂若白面書生。何苦爲逆以自殘，君勃然怒叱之曰，爾謂我輩此舉爲已失敗耶，國內同胞，必有繼起，而成我輩之志者矣，爾等利祿薰心，遂以不義之富貴爲可久恃耶，吏深愧之，越日赴市，引項就刃，略無怯容，時四月初一日，而君年僅二十四云，識君者聞之，莫不驚嘆希吾之端重瘦弱如處子，而竟能爲此轟列之事業也，君父字心若，君愛父，故別字曰少若，未婚無子，兄可敏，性情意態，皆與君逼肖，弟可潛嘗以煙臺海軍卒業生留學英國，愛國情殷，竟不計己身利害，竊取秘密軍書，事覺，被驅回國，聞者稱爲難兄難弟云。

饒輔廷烈士



烈士諱可權，字競夫，一字輔廷，廣東梅縣人，秉性誠篤，任事果毅，少失怙恃，賴兄教養成立，讀書能自悟新理，每以帖括爲恥，雅好專門學，及後爲歐美風潮激盪，知祖國革新事業，不容一日緩，嘗言曰，學問以人格而立，教育窳敗，人格委靡之國，決難插足競

爭漩渦中，丙午歲乞兄資助，肄業上海中國公學庚戌畢業旋里，充高等小學教師，循循善誘，然國家種族思想，時溢言表，是歲十二月與溫慧玉女士結婚，明年二月革命黨結秘密社於羊城，伺機舉義，是秋清吏偵知，防範綦嚴，城內房屋搜查益密故，以無眷屬者不能僦屋而居，烈士聞知之，卽挈女士往，與丘哲同住於謝恩里，調度部長姚雨平，

陳競存，多在彼處，商議要事，秘密機關，多所掩護焉。同志又以其誠懇可信，俾轉糧臺任，影響較大，遂被清吏察覺，三月二十九日攻督署之際，被捕，研訊數次，施以慘刑，烈士堅不吐實，且責以大義，清吏赧然，遂於四月初八日就義，年三十一，女士猝遇變故，誓殉夫，友人勸之歸。○憂鬱多病，數月嘔血而死，嗣子蘭芳，現留學日本。

陳更新烈士



陳烈士更新，字鑄三，一字耿星，福建福州侯官人，早失怙恃，無兄弟之親，孑然一身，境遇至苦，少有志操，讀書穎如素習，美丰姿，神采奕奕，風度翩翩，善擊劍，精馬術，發鎗，無一不中，智畧深沈，意氣縱橫，好談論軍國大事，嘗自比吳桓王，或戲之曰：君儀表

如此，成固追跡伯符，敗亦不失與史堅如稱爲雙絕也，君大笑，年十一，入省垣某高等小學堂肄業，與瘡心希吾共筆硯，雅相契重，久之遂成頸交，瘡心諸人，皆閩中一時傑出者也，其穎敏絕人，見者莫不嗟異，而君乃能駕而上之，學冠其曹，試必第一，論齒則君最穉也，稍長，讀明季清初歷史，及楊州江陰諸記，則涕淚交流，憤不欲生，於是

民族思想，深印入腦，無一日忘，後又讀盧梭民約論等各種新學說，遂恍然悟平等自由之義，專制病民之非，由是立志改革，然以儀節自恃，未嘗放縱，但密與瘡心希吾歃血指心泣而相誓曰，我輩所志，君若不爲，我當殺君，我若不爲，君當殺我，宗旨既定，盟誓既立，海枯石爛無改也，年十六，以全班第一卒業，尋即渡東，入九段體育會，晝夜學馬術，習步操，夜則研究數學，及英日兩國言文，終日營營，略無倦色，不數月操日語嫻熟自由，如久居者是雖其聰明天稟之由。抑亦堅苦奮勵之所致也，卒業後，以學資不繼，弗克升學，君深憾焉，既歸里，在城南某小學堂授數學及體操，僅一年，辭去至長門，入砲術學校，課復冠絕當時，父老器之，君少定婚某氏女，既及笄，岳家敦促亟，十九歲，乃旋里迎娶，琴瑟甚篤，踰年舉一子，秀穎有父風，君甚愛憐之，二十一歲，以最優等第一卒業，入都赴試，得協軍校，復旋閩，所如不偶，某體育會聘爲教授，居數月，以不能展其平生懷抱，鬱鬱不樂，翌年辛亥春訪友於廣西桂林，適瘡心至香港，謀大舉，電陳共計，君遂欣然往焉，舟中顧謂友曰，余結婚三年，婦甚賢淑，能與余同艱苦，蓬茅甘心，藜藿不怨，家雖蕭條，沽酒對酌，形影相依，自謂此樂不讓古賢，此行不

幸，若膝下無兒者，婦必以死殉，未我今兒在襁褓中，求死不可得也，而家赤貧無立錫地，雖有戚好，人情澆薄，自古已然，況當此俗哉，嗟乎，我死不足惜，孤兒寡婦托之誰乎，語畢，容顏慘然，淚落如豆，襟袖盡濕，友亦爲之心酸，相對飲泣，抵港後，與諸摯友日規畫一切進行方略，摩礪以須，三月廿九早，偕瘡心等入省，午後四時許，同赴轟攻督署，君奮勇爭先，擊斃敵管帶金振邦，官軍辟易，廣塵，靖庵，郁莊，元棟，旣陣亡，君與意洞，瘡心，子明，希吾，諸人，殺入署內，無不被大創，血濺遍體，旣而諸人或被衝散，或被擒獲，傷亡略盡，而君猶孤身獨戰，官軍不敢近，至四月初三日，相持三晝夜，不眠無食，目紅如血，官軍望君服裝殊異，斷髮輕衫，知爲首領，環之數匝，君彈盡力瘁，乃見獲，官吏怪其以美少年而爲此，謂之曰，子齒尙穉，何故倡亂，自罹殺身之禍，君厲聲曰，吾起義，所以破醒同胞迷夢，何謂倡亂，殺身成仁，古聖明訓，赴市死，仰天大笑，神色自若，觀者莫不垂涕，年二十二歲。

程良烈士



八六

程烈士良者，安徽懷遠縣人也，其父萬彭，性任俠，好爲鄉里排難解紛，不避權貴，里中舊習，競恃閥閱，搢紳之家，遇有侵陵孤弱，萬彭時與之忤，動駭羣衆，初，清提督李君紹武，左宗棠郭寶昌之部將也，以善戰名，老而無子，素與萬彭有葭莩誼，值其年少，愛

育之，兼祧以爲己子，後爲李族所擠，良乃自立門戶，良兄早殤，良居次，其弟曰傑，良少時，通達文史，膂力過人，年十九，肄業皖垣陸軍小學，又三年，由倪映典鄭贊臣介紹入同盟會，始悟國家種族大義，當此之時，趙聲統三十三標，駐金陵，良爲部屬正目，趙時率操明陵，演繹革命真締，良素誠樸，爲之感泣，次年，清總督端方囚孫毓筠

於狴犴，趙聲因之南走粵，柏文蔚北走胡，良卽往粵覓趙，充下級軍官，明年，返皖，與熊承基圖謀，兵敗安慶，范壽山，薛明甫，死之，次年，良復返寧，與宋玉琳相誓，同死粵垣，隨之而去，吳暘谷向張根仁言曰，程良必死，張根仁曰，其爲人也忠勇，吳曰，不止此，真義士也，辛亥廣州大舉，宋玉琳先至粵垣馬鞍街立機關部，入虎狼穴，良爲之從，往返港粵，傳遞機宜，三月二十九日下午，宋部署各部，同至小東營出發攻督署轉戰華寧里北約憑屋壁，鎗擊清兵，戰至日暮，宋見尸骸狼籍，我軍大挫，急呼程良，下牆壁死戰，良托鎗入重圍，撞刺衛兵，扑之地，再斃數人，退歸報命，警兵追呼，又斃之，如入無人之境，血殷襟袖，宋知大勢已去，驚謂良曰，吾不可爲不義屈，又何生爲，汝可去也，良曰，與君同來，不能忍去，須臾彈盡均被逮，清提督李準，嚴刑訊鞠，良大罵曰，吾與滿奴無可言者，問其事，良不答，問其姓氏里居，亦不答，當日所謂啞黨人之就義者，卽此人也，死時，年二十八。

贊曰，程良少年，天真爛漫，里中所謂呆公子也，冠年從軍，志在國家，許健侯死生與共，允踐前言，嗚呼，事前炎炎，事敗反目，背義事仇，傾害同志，甚至小臨利害，轉

眼不相識，落陷阱不引救，而下石者，皆是也，聞程良之風，可以愧矣。

馮超驤烈士



馮烈士超驤，字雨蒼，一作郁莊，

初名敬，其先閩之延平南平人，後徙侯官，世以武功顯，君狀貌魁偉，目瞬如電，善騎好獵，力能禦奔馬，蓋所謂將門出將者也，幼不羈，好與羣兒戲於曠野，編成軍隊，已則持刀指揮，如大將狀，聲音宏亮，氣象凜如，福州駐防旗丁

二百餘年，橫恣如一日，經其地者輒遭侮辱，人雖恨之刺骨，而畏不敢較，君每聞其事，則憤火填胸，誓爲報復，一日伺其悍酋數人出，君部勒羣兒，一鼓擒之，曳至大澤之中，毆之幾斃，由是俠名聞遐邇，爲衆所景仰焉，讀書絕慧，善屬文，長篇鉅製，倚馬可待，書法奇崛如其人，十餘歲入邑庠，父老歎羨曰，是兒早慧，舉止不凡，他日必成

重器，會庚子之亂，國勢岌岌，而國人尙冥頑如故，酣嬉自若，君獨投筆嘆曰，昂藏七尺軀，生此國破家亡之日，當赴戰場執銳殺敵，何能啣喙作孱書生酸腐態，坐待爲奴乎，自是絕意仕進，不講舉業，惟欲學武，弱冠負笈游金陵，入南洋水師學堂，習海軍，於時風氣初開，一知半解之徒，輒以識時務自命，南京水陸師學生，多如鸚鵡學言，高談革命，實則於學理時勢，茫然十不知一，惟爲新潮流所激刺，似不談革命不得謂文明也，君大憤痛，對衆責數曰，革命乃誅殘伐罪，救民水火之謂，湯武是也，今日中國，誠非此莫救，諸君果有志者，但當蓄之於心，待時而動，奈何視同兒戲，以此爲口頭禪乎，是時趙聲亦肄業於陸師，聞君名，亟訪之，一見語合，結友而去，君在校未卒業，以病旋閩，爲人方雅正直，和藹可親，人樂與交遊，因益知名，馳驅國事，不憚艱苦，經理繁務，輒井井有條，家貧事親孝，早娶夫人明大義，能與君共艱難，衣食敝陋，不以爲戚，甚至日不舉火，而意泊如也，友人見君生涯日落，咸代爲憂，而君殊坦然，言笑如恆，體貌且益壯，其涵養之深如此，嘗語人曰，貧何足爲吾輩病，彼宋武帝明太祖諸人，豈非尺土不階，而絕無聊賴者哉，嗣偕鑄三趨閩口長門，入要塞砲術學校，試輒

裒然高列，與鑄三互相切磋，砥行勵學，夙夜精勤，聲譽益華，卒業後，並轡入燕，經部試，鑄三列第一，君列第四，皆得協軍校，復旋閩，或言舉人軍校，等是僞號，君何獨棄舉人，而取軍校乎，君曰，是自有故，舉人而仕，祇作文官，弄刀筆耳，軍校雖小，可望爲將，一旦軍權在握，要使逆胡匹馬不還也，僞號之受，非不滋愧，顧納履之恥，勝下之辱，古賢尙復爲之，吾何人斯，敢不隱忍而謀遠大乎，旋就職於閩口砲臺，才大位卑，不克有爲，深引爲恨，辛亥春粵東將舉事，意洞回閩，招募同志，趣君同往，時君母卒已久，父病甚，顛躄蹇不能決，意洞以其情關父子，不敢強，旣而君奮起曰，吾意決知矣，國事公也，家事私也，吾愛父之心，何嘗不百倍於常人，顧此時當捨私從公，吾寧受負父之大罪，不能失此千載一時之機，而終爲亡國奴也。入與父別，父曰兒第去爲國努力，勿以吾爲念，君泣不能仰視，又與妻別，妻曰君趣去，萬一不幸，三月而後，苟無音耗，妾當投繯相從於地下，君曰此決不可，家中上有老病之父，下有穉弟，我死罪已不可逭，卿若復爾，則仰事俯育，託之誰乎，遂涕泣而別，君行後，父疾頓革，中途聞父凶耗，一慟幾絕，嘔血盈盂，擊几言曰，父死我定不生，此去卽幸而捷，

事成之後，吾必自刎以謝吾父也，抵港則諸同志多舊友，相見甚歡，三月二十五晚君偕廣塵，意洞，希吾，鑄三，諸人先入省二十八早復以事旋港，二十九早又偕子明，瘡心，鑄三，諸人入省，會於省城吳公館，其晚同赴轟攻督署，君奮身搏戰，舉彈拋擲，聲震如雷。短兵裁接，敵皆散走，旋水師兵圍之數重，君縱彈橫掃，敵陣崩亂，君創血傾溢，猶左彈右槍力戰，剎那間身被十餘創，尙挺立握槍而顫，面又被一創，驀然遂仆蓋君固蓄死志，故搏戰尤烈也，時年三十有二云。

劉鍾羣烈士



劉烈士鍾羣，字元棟，閩之閩縣人，少磊落，負奇氣，風儀修偉，志意廓然，多膂力，有膽略，善技擊，勇猛冠一時，顧白晢灑脫，鬻然可親，天性任俠，急人之急，重金不靳，見不平事，則怒眦欲裂，拍案而起，必使屈者得直乃已，革命之志，蓄之已十年，事無難易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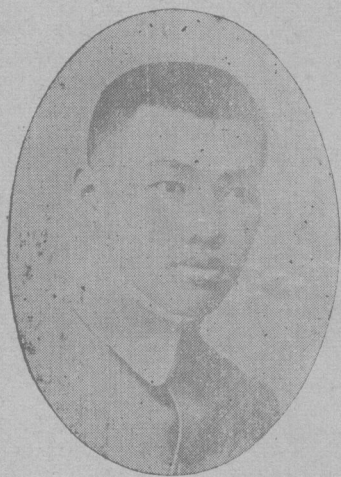
輒以身先，讀書通大略，尤好左氏春秋及古偉人傳記，每讀史至班超蘇烈傳，輒歎息曰，丈夫當如是，與人論史，識解超然，嘗言魏武帝擊烏桓，斬蹋頓，降虜二十餘萬，功高一世，吾愛之，敬之，而不願效之也，今者國事方殷，生民塗炭，吾人當以聖賢之心，行英雄之事，不爾必啟爭端，一蹈洪楊故轍，大事去矣，聞者莫不肅然起敬，廣交游

能折節下士，嘗單身入荒僻地，運動會黨，不避艱險，來依者皆推誠待之多所贍給，家日以貧，殊不介意，因是爲豪客所歸，稱之曰慷慨劉先生，名大噪，雖販夫傭兒皆知之，日俄戰後，割閩易遼之說起，君泣數日不食，潛入山，號召所部，痛哭聲嘶，曉以大義，謀獨立，殺虜吏，仰天矢曰，但爲之，苟不成，刀鋸斧鉞，歸予一人，衆未集，事已洩禍將發，人皆惶惶失措君獨凝然，不動聲色，乃偕逸，倉卒莫名一文，沿途絕食，脫衣付典，市餅餌，以餉諸人身自饑寒，弗恤也，事寢，旋省，深以不學爲憾，乃入普通學堂肄業，未幾以事罷學歸，遂獻身社會，謀公益事，如禁烟救火，雖焦頭爛額，拮手拘足，苟有小補於同胞，無不爲之，南臺者閩之商賈輻輳地，多火災，大吏以其在城外，危不及己也，漠視之，每有警，輒藉詞防亂，立命閉城，任其自焚自滅爲狀極慘，南臺故多豪商，因是大憤，羣起謀自救之術，集資立消防會，以備急，以君義，推爲會長，君毅然任之，因蒞會經理一切，有急則立督多人馳援，身自縱橫烟火之中，神至堅定，燭燒身勿顧也，卒賴其力，倏忽以熄，人咸德之，誦不絕口，生平視友如手足，友有難，到盛額竭力爲之營救，意洞瘡心諸人，皆與君爲莫逆交，得暇則手不釋書，凡

政學軍略，無所不覽，意性朗悟，一過輒了其大旨，顧苟有疑，必以質人，兢兢然若惟患時日之或逝者，又研究暗殺術，善鎗銃，庚戌秋，嘗欲殺一公仇，嗣以仇家遠遁，遂不果，深引爲憾，既好養士，飲食起居，皆與共，劇盜剽客，咸出其門，君恩威並用，涕泣戒之不可爲不義，犯之者立以法從事，婉轉譬喻，衆化其德，願同生死，辛亥春，意洞旋梓，招募同志，君喜不自勝，謂意洞曰，吾黨亦有今日耶，予所部皆能明大義，必可用，當率以往，因謂其曹曰，時至矣，予將以死報國，願從者，不願者聽之，衆皆泣曰，先生死，某等何敢生，誓相隨作雄鬼，蹈湯赴火，唯先生命，君喜曰，今日乃見諸子之心，元棟雖死，亦無憾矣，顧衆多，恐駭人耳目，乃分爲二，自率一部，偕意洞郁莊先去，所餘則囑肩宇任之挈往，是役福建所死十五人之猛士，皆君任與之所部也，三月二十八日，始皆到集，君諭之曰，此地各家千里，退不可歸，中國興亡，在此一戰，諸子勉之，衆皆踴躍，惟欲速發，戰時衝堅陷陣，罔不以一當百，君卒與並傳不朽，嗚呼難矣，二十九早，君偕諸友人粵垣，午後事起，君吼怒猛撲，所向摧破，敵驚爲軍神，望而却走，慶戰方酣，額忽被鎗，遽仆，血漬面目，幾不可辨識，呼其名，則仰

之，立其旁者，適係其摯友，見狀大痛，乃昇置之路，君猶示以姆指，揮之去，移時而絕，春秋二十七，凶問到閩，哭聲滿野，君之寡妻外，尙有寡孀寡嫂，皆恃君以生者，慘哉，然而君不朽矣。

林修明烈士



林烈士脩明，字德昭，粵之蕉嶺縣人也，體格魁梧，性情誠篤，不苟言笑，父雲軒，爲南洋僑商，積資鉅萬，君生長富豪家，而絕無纨绔習氣，時南洋華僑團體散漫，恆受侮於外人，君每有感觸，輒義憤填膺，莫能安處，慨然回國，受業於同鄉林岳東先生之門，先生爲蕉嶺耆宿，道德學問，邑人所共欽仰，設館講學，從者甚衆，君已得所宗依，學乃日進，平日處朋友間，樸實和易，虛懷若谷，朋友亦咸愛重之，時值清季，政治窳敗，國勢日非，君因在南洋受外侮刺激，亟望吾國能振國威，一雪恥辱，見政府如此，更爲傷心知非實行改革，萬難振興，惟自顧學識尙淺，不足舉大事，聞日本文化發達，乃負笈東

游，欲吸收進化的學術，以備將來建設之用，在校注重體育，研精科學，歷數年，畢業旋里，即從事於革命運動，嗣應蕉嶺中學及松口公學之聘，擔任教席，居恆輒以革新事業勸勉同事，學生被其感動，能盡力於革命者尤多，蓋君已決心犧牲一切，專以革命爲志事矣，會國中政府，親貴用事，貪婪無厭，徒欲假立憲以欺國民，因之革命風潮，躍躍欲動，辛亥春，聞黃克強趙聲等諸鉅子，在粵密謀起事，君惟恐坐失機會，乃急辭教職，適赴省垣，與同志多所擘畫，三月二十九日之役，君隨克強入攻督署，力戰而死，知其身世者，莫不爲之惜，謂不意其激烈之至於斯也，妻黃氏，性淑慧，能守志撫孤，子一，名捷忠，現肄業邑中五全高等小學，天資英邁，意態不凡，識者多以大器期之云。

劉六符烈士



劉烈士六符，一名鋒，字肩宇，閩之連江人。父孝廉，邃醫學，有聲。生六子，君其季也。故字之曰六符。諸兄俱邑諸生，行循謹，鄉黨稱善士。獨君少而任氣，好武，以倜儻不羈名。英姿軒爽，精拳勇，善劍術，學於其友周某。周固以勇俠名震八閩者也。君已盡傳其術，悲歌慷慨，有燕趙風。每酒酣輒起舞，低昂中節，而人莫之知也。方就傅時，聞人說漢高祖故事，憤曰：劉季險詐，元璋殘忍，雖有誅秦驅元之功，皆不足學。當學聖賢而英雄者耳。讀書警悟絕人，曉暢戎略，好談兵，意氣豪邁，不可一世。初入閩縣小學堂肄業，漸知時局，仰天嘆曰：吾族不武，內外交侵，非鐵血無以自振，願無學術，鐵

血胡爲者，於是投考福州武備學堂，及保定陸軍學堂，皆不得入，父母諸兄，又相繼卒，兄子亦歿亡，僅存寡嫂侄女，家窶甚，嫂薄有奩貲，君不忍苦其嫂也，盡其家之所有，以與嫂，而自食其力，或累日不食，單衣走風雪中，絕不作凍餒可憐色，偶得錢，卽沽飲，囊罄乃已，或誡曰，今日飮矣，若明日何，君瞋目叱曰，六符啜水亦可活，寧患飢哉，醉輒痛斥時政，或環走斗室中，呼曰中國欲自強，必先清其源，非是終亡耳，聞者輒以妄人目之，相戒不敢近，坐是交益寡，踽踽獨行，而志不少挫，愈以杯中物爲知己矣，偶步西湖，見山川之明秀，景物之幽淒，酌酒自勞，愴然有感，乃爲文以歌之，名曰熱嘯，熱嘯者熱血蘊於中，不得洩，而以嘯出之也，其旨約，其詞直，其志壯，時人方之屈子之離騷，久之益貧困無聊，授徒自給，嗣考入官立法政學堂，會講武堂第三期招生，君欲習武，則棄法政而入講武，未幾講武以經費支絀停辦，不得已乃復就法政，旣卒業，志終在武，將謀入陸軍部，不果，因念但得從戎，卽身儕卒伍，亦可應機，遂所欲爲，庚戌秋，乃北入燕，聞保定招考禁衛軍赴之，又以外省人見擯，君大恚憤，返過鄂，止於其友薇蓀家，友設席款之，以其善飲，命侍者以巨觥進，君起謝曰，僕久

以酒狂名，卮酒安足辭，願自以志在爲國竭命，誠恐或以酒敗吾事，曩已於知己前誓戒之，今斷飲已匝月矣，負君盛意，幸恕之，薇蓀贊嘆曰，果哉，君之絕飲也，以此臨事，何事不成，雖然以君量，何至逕醉，君拍座噓曰，十觴亦不醉，痛飲非其時，乃罷，適聞閩新軍砲營募兵，君大喜，謀歸，臨行見案頭有血史一卷，略一按閱，釋書朗誦文信公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，逕別去，既抵閩，遂入營操練外，兼服挑水等役，怡然忘苦與兵卒雜處，懷之以德，盡得其歡心，乃從容說之曰，軍人之貴，今日立國者之所同認，蓋以國家安危，人民榮辱之所繫也，是故軍人之責在於衛國保民，大義所在，死生以之，諸君若不厭聽吾言，請暢談中外史略，以破岑寂，衆領之自是日以愛國敢死等故事，潛喻而默化之，談國史至外族盜國之際，則神志激昂，淚流被面，衆亦泣不可仰，全營師之，今春以馬躓傷臂，因創劇退伍就醫，士卒皆依依不捨，有失聲者，辛亥三月廣州將大舉，鄉人自粵招之，不待創愈，倉猝就道，以三月二十八日抵港，翌晨偕諸友入粵垣，午後同攻督署，君鼓勇直前，攻進督署，及出，敵援至，圍之數重，君力戰被創，力盡見獲，報載劉枕玉者是也，第三日與癒心鑄三同時遇害，臨刑

皆不跪，時君年二十有五聞其死者知與不知，莫不爲之悼惜云。

李炳輝烈士



李烈士炳輝，又名祖奎，別號路得一士，廣東肇慶人也，性敦厚，以孝稱，每以海禁大開，謀社會事業，宜識英文，因隨人到南洋大霹靂埠，就教會所設學校而學焉，次年又由校送麻六甲某校肄業，並得研究教理，遂爲耶穌教徒，旋分發星加坡英長老會教堂，從事傳道

，歷任石叻日里諸埠教務，成績卓著，商民信服，君雖羈身域外，而救國之志，未嘗一日去諸懷會羅仲霍在南洋運動革命，君聞其演說，愛國熱血，盆涌不禁，遂因蕭錦蘭介紹入同盟會，向之一心宣傳教務者，至是更熱心宣傳黨務，華僑信從革命者，益蓬勃而不可遏矣，辛亥春，黨中決定由廣東大舉，熱心革命者，無不踴躍從事，君與同志馳至

香港，其母聞之，以書促其回家，且以誕辰宜歸爲言，君復書道不能歸意，并附以詩云，回頭二十年前事，此日呱呱墜地時，慚愧劬勞恩未報，只緣報國誤烏私，嗚呼，此寥寥數句，而摯性決心，俱可見矣，至三月二十九日，隨黃興入攻督署，力戰而死，遺骸與諸烈士並葬黃花岡，君父諱善昌，母氏聶，俱老壽，妻劉氏，子一，名坤。

李晚烈士



李烈士晚，一名晚發，字晚君，雲浮縣路心村人也，貌豐腴而性峭直，每厚自期許，童時嘗憤差吏貪橫，騷擾鄉閭，謂吾他日當掃除此輩爲民害者，父老聞而奇之，顧家貧，早歲輟學，從事耕鑿，成年後不甘蟻屈田間，乃出香港習車衣業，以是得與開通之士近，始悉

漢人蜷伏於滿人勢力圈下之患害，每談國事，輒熱血潮湧，鬚髮戟張，聞南洋多革命黨機關，卽輟業出洋，請願入黨，矢志實行，入吉隆埠中國青年會，遇社會公益事，無不力助，光緒二十五年，偕同志數人返粵，租借本邑腰古墟汛地前民房，爲諸同志憩息之地，事聞於官，將捕治之，幸得消息，不至被逮，遂復出南洋，辛亥從克強至港，組織

機關，謀入粵省發難，本欲於四月初旬起事，不意事機洩漏，二十八晚，警吏已着手搜捕，有某機關分部被破，同事被捕者數人，克強主張速行發難，斯時諸路同人，意見不一，多欲解散以待再舉者，克強持不可，君亦力贊其議，謂吾輩此行，早置生命不顧，任其事而怕死，非丈夫也，今明知無濟，祇在實行革命宗旨，決以生命爲犧牲，庶足以振聾發聵，使國民皆知救國之義務，而共表同情，其收效正不在遠，遂於二十九日申刻同攻督署，力戰而殉，爲七十二烈士之一，古人謂死有重於泰山者，其此之謂歟，君年方三十八歲，有志未竟，論者惜之，迨九月十九日，黨人在武昌發難，革命竟成，廣東亦於是月光復，相距不出六閱月，謂非由諸烈士之浩氣英風所感召而致者乎，又胡得一時失敗少之耶，遺骸合葬黃花崗，有寡妻區氏，嗣子可滔，尙幼，聞其族人爲立專祠於腰古墟，以留紀念，亦可風已。

郭繼枚烈士



郭烈士繼枚，增城人，尙新之孫，瓊之子也。生於南洋吡叻務邊埠，母早喪，烈士聰穎，自幼就傳習英文，後就壩羅育才學堂，中英文字，均明大略，稍長回里，每靜談，必述革命說，意甚傾慕知者咸異之，庚戌夏，復南遊，慨然入同盟會，是歲冬，父爲之訂婚丘氏

女，將以戀愛心奪其愛國心也，烈士曰，男兒有志未遂，何以家爲，戚友協勸，始勉強迎歸，辛亥正月，黨謀定，還粵舉事，瀕行慰其妻曰，我悞卿矣，此行成敗不可知，願毋我念，倘有不測，幸卿爲我盡存可矣，正月二十九，偕余君東雄返省，三月二十九，隨何君克夫，受黃克強先生命，炸清督署，冒險爭先，不少畏怯，事敗，偕何君克夫退

至大南門，彈丸俱無，慘被戕害，嗚呼痛哉，時年十有九歲。

余東雄烈士



余烈士東雄，南海佛山人，吡叻巨商廣晉君次子也，母何氏，兄東祐，無爲佛山同盟會幹事，少失怙，有孝思，自幼聰穎絕倫，寡言笑，貌娟好如處女，初學英文，比稍習中學，與郭君寶榮，郭烈士繼枚，比鄰，共習拳術，屢與二君登山射獵，鎗無虛發，嘗有由國內

新到埠者，不諳土語，爲土人所欺，烈士挺身斥之，蓋其愛種愛國之心，有如是者，嫡堂兄某，吡叻著名巨商也，烈士遇經濟困難，有友勸其登門借貸，則曰，人貴自立，吾輩豈搖尾乞憐者，年十五，聞郭君應章有革命黨名，訝之，後得悉宗旨乃與二君要求應章爲介紹，入同盟會，應章知三人志堅，允之，後屢欲謀誅殺，奈素未一回祖國，不諳

中國情形，及庚戌冬，應章出檳城，會孫黃趙諸公，知國中民黨將有大舉，以告三君，三君力求應章修書介紹回國，應章君初不允，蓋二烈士皆鮮兄弟，若有不測，不獨傷烈士親心，且關係嗣續非輕，嗣求之再四，應章君見其志不移，允之，將成行，而寶榮一病不起，二烈士灑淚握其手，寶榮嘆曰，本欲與二兄同心救國，奈天不假年，不遂吾志，二兄好自爲之，一慟而絕，二烈士揮淚視殮，痛若骨肉，乃于辛亥正月二十九日，同繼梅由叻回國，母不知也，抵省居九如坊十號屋，由省寄信告其母，但云前往上海，不日即回，蓋權詞也，至三月二十九日，偕羅烈士仲霍，何君克夫，前往攻督署，奮勇直前，連發三炸彈，斃衛隊多人，即至署內，不見張鳴歧，反身欲出，適防勇蜂集，彈如雨下，竟殉義焉，嗚乎烈已，君之年僅十有八，然其名已不朽矣。

黃鶴鳴烈士



黃烈士鶴鳴，南海西樵大渦鄉人，家貧，幼在粵之十八甫河南學機器，弱冠，赴南洋星加坡，自設一小機器廠，營業頗見發達，嗣受外界激刺，痛祖國之淪胥，強鄰之逼迫，皆由滿清主政所致，遂破產以營革命，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，專任製造炸彈，及秘密運輸，既復從攻督署，事敗死之，有老母八十餘歲，遺女一，妻一，妻何氏，光復時猶繼烈士之志，盡瘁國事。

勞培烈士



勞烈士培，原名泮光，字肇明，廣

東開平長沙塘鄉人，父英煜，生三子，

伯名鉅光，叔名燮光烈士其仲也，性至

孝，聰穎而有志，髫齡入學，便有華

夷之辨，年十四入天主教，尋隨神父劉

音鋆，往潮州揭陽傳道，十八回鄉省親

，父母欲與論婚，烈士以匈奴未滅，何

以家爲對，父母見其志堅，未便相強，復回揭陽傳道，二十往星洲，時見南洋革命風潮最盛，烈士慨然加入，旋在黨中辦晨執，受職其間，所得薪金，盡寄爲仰事費，並時函問兄弟起居，其孝行若此，三月廿九廣州之役，烈士殉焉，嗚呼烈士與方聲洞，林覺民等，不特忠於其國，並孝於其親矣，就義時，年僅廿六。

周華烈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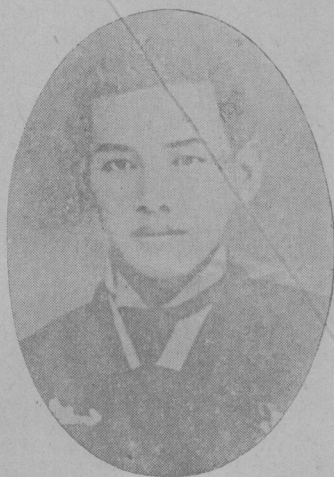


周烈士華，字鐵梅，廣東南海鷓鴣鄉人，幼孤，家少康，爲人寡言笑，然好交游，性任俠，以是家中樂，從其兄天祥經商龍州，旋入安南，時革命黨人寢盛，君慨然加入，丁未七月防城之役，君掌軍需，轉戰月餘，餉需漸匱，君乃與劉輝廷等六人，由戰地往安南，

謁見孫中山先生，請示行止，比抵法界平寮，卽被扣留，逾年，遞解星洲，旋服務於黨，辦中興日報，及民鐸劇社，成君乃投身社內，現身說法，周流南洋英荷暹各屬，僑民受君感動者不尠，庚戌廣州新軍敗後，孫先生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與各埠黨中代表開會於檳榔嶼，決圖再舉，君聞之，決然與南洋同志先後返港，三月廿九君奮不顧身，焚攻

督署，力戰死之，民國成立，孫中山先生回粵，烈士母往謁孫先生，以烈士無子，卹款三百，命爲立嗣聚妻以延宗祧，其母遵命，以姪盛芳爲嗣，母享壽七十餘，至十七年而逝。

杜鳳書烈士



三月廿九之役，隨黃興進攻督署殉焉，嗚呼烈矣。

杜烈士鳳書，粵南海，金蕉鄉人也。少往星洲習機器，由黃鶴鳴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，與人談至國亡故事，未嘗不歎歎太息，有道及陸皓東史堅如吳樾徐錫麟秋瑾諸先烈，則景慕不置，蓋君之蓄意犧牲復國，已非一日也，辛亥黨中圖大舉，君與南洋諸同志紛紛返國，

羅聯烈士



羅烈士聯粵南海良登鄉人，向隸營伍，乙巳，往安南業商於河內廣隆什貨店，聞革命主義，烈熱血滿腔，由鄧應介紹入中國同盟會，即棄業返粵，復投身軍界，從事運動，詎志不遂，返鄉，辛亥春初，黨人圖大興，物色選鋒，陳春以君胆力過人，乃入鄉約同來省，三

月廿九之役，隸何克夫部，進攻轉戰小北被執，初繫番禺獄中，族弟惠南等往探問，烈士曰，吾必捨生取義，望諸弟能繼吾志，旋轉解水師行台李準處，嚴刑訊問，烈士不屈，至四月初八，與饒輔廷羅遇坤三人同時就義，臨刑猶高呼中國非革命無以救亡，望後起者努力前進，勿中餒云，妻杜氏，無子，以姪興爲嗣。

羅遇坤烈士



羅烈士遇坤，（一作裕坤）粵南海良登鄉人，饒胆畧，富膂力，曾服工於安南海防廣隆昌機廠，丁未鎮南關之役，君任運輸之職，辛亥三月廿九，廣州之役，君隨黃克強進攻督署，轉戰各處，中敵甚衆，彈竭被執，於八月初與饒輔廷羅聯三人，同時就義，妻梁氏，遺腹

子漢強一人。

李文楷烈士



李烈士文楷，名芬，廣東清遠縣人，髫齡受經，粗通典籍，壯隨季父經商粵垣，爲人豪邁不羈，尤喜結納，而酷嗜施耐菴水滸，或詰之，則以慕草澤英雄卓立故，後家道中落，故操印刷業，已酉，就役星洲晨報，庚戌冬，黨人謀大舉，李聞之，撫髀笑曰，吾致志祖國之

時機至矣，遂束裝，偕羅坤北旋，臨行，其黨設餞筵於酒樓，爲李君壯行色，酒酣，李君起與同志握手話別，慨然曰，此爲吾與諸君最後之相見乎，淚隨聲下，聞者黯然，旣又曰，今日祖國風雲，日急一日，君等皆漢族男兒，幸勿自棄 舉座踴之，蓋李之心，早置七尺軀於槍林彈雨中矣，明年，廣州事起，李偕衆人奮勇前進，與清軍巷戰至一小

時之久，斃敵甚多，李身中數彈，猶奮力直前，血流如注，卒以傷重仆地而死，行年二十有五云。

1110